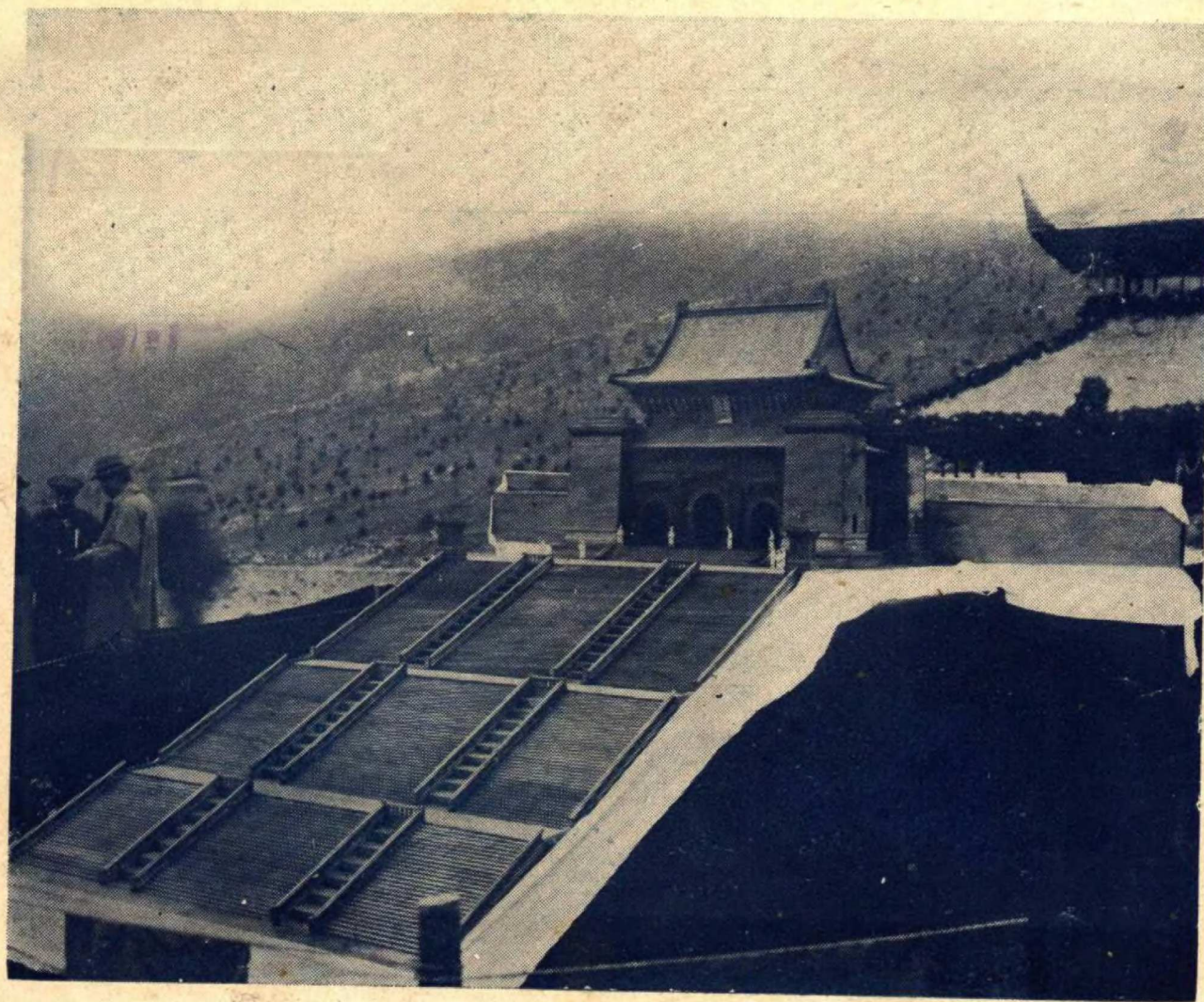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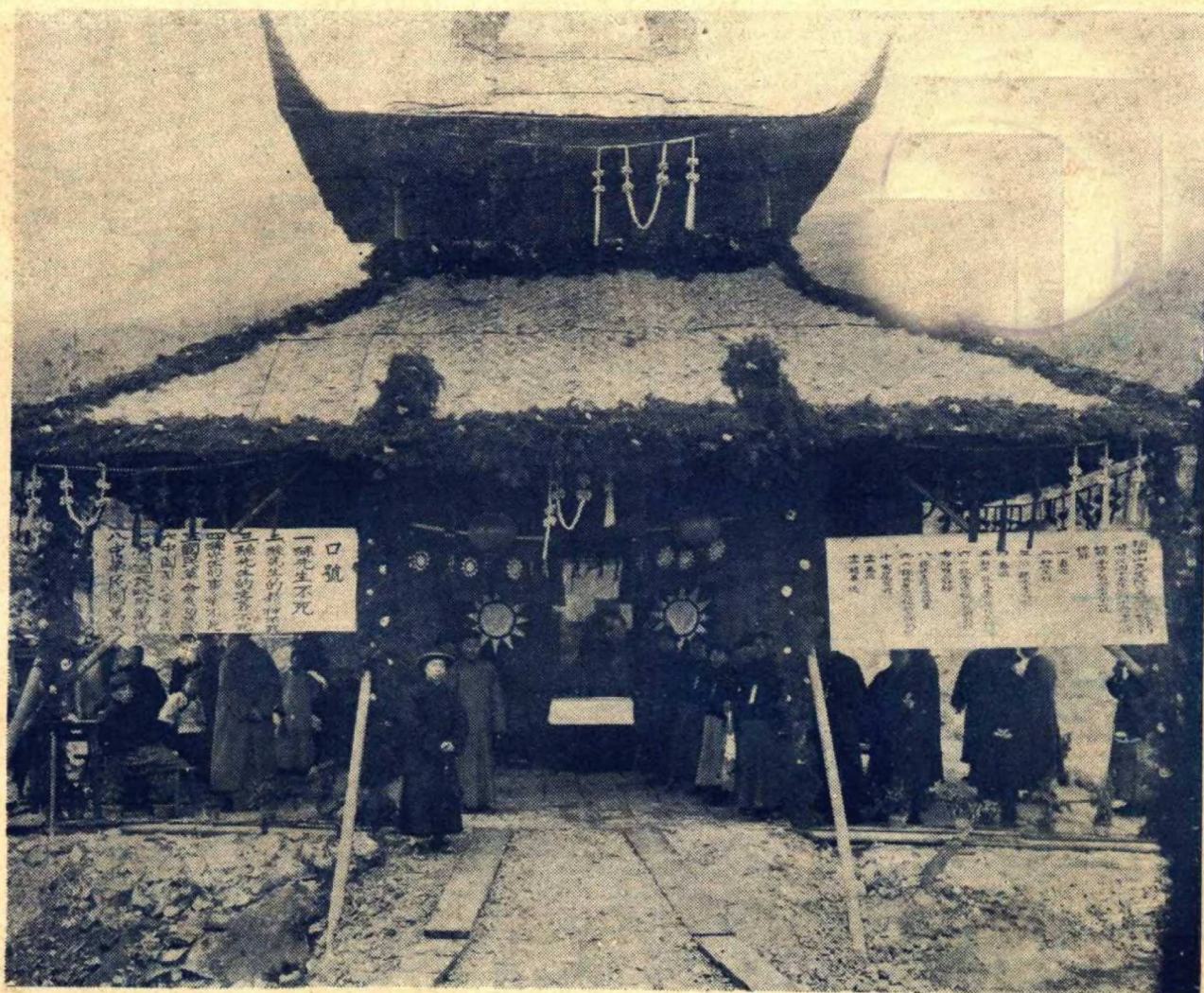


孫中山先生陵墓基奠祭堂全型







中山陵奠時之禮堂



時人彙誌



徐佩璜

徐佩璜年三十九歲、江蘇吳江人、前光緒三十三年考入上海郵傳高等實業學校、（即現在南洋大學）宣統元年夏、畢業該校預科、即投考北京游美學務處、獲取於是秋放洋、次年夏、入麻省理工大學化學科、民國三年夏畢業、被聘為該校襄教計二年、成績昭然、民四五年夏、應該國拉根公司之聘任化學研究師、計二年、民國七年夏、世界最大之油脂與肥皂公司美國柏樂克脫更白爾公司、聞名聘為化學工程師、及實驗場場長、又二年、於民國九年秋、赴芝加哥麥愛諾化學顧問公司任技師、計六閱月、遂于民國十年夏回國、時上海五洲大藥房適收買前德人所辦之大皂廠、聘君為製造部部長、整理與改良一切、計二年、現任中國工程學會會長、南洋大學中學部主任與工業化學及化學工程顧問員、



第三卷 第十期 國聞週報目錄

(社論) 今日之外交政策與開放門戶……天生

時評

平心而論大沽事件……慎予  
議和？……心冷  
米荒與烟禍……子寬

各方面時局形勢與人物(下)……致之

中國報業教育之近況……戈公振

家庭害蟲滅除法……張儺無

北京西郊一帶農村調查(續)……必達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記……公農

詞調……宜爾蒼

匪窟餘生述……受百譯

詩人挖日記指謬……心冷

體面攸關(第四回)……葉小鳳

三位姑奶奶(小說)……心冷

時人彙誌(徐佩璜)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于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凍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 今日之外交政策與開放門戶

天生

會條約。訂立以來。迄今四年。未一履行。遂使當日之鮮葩時卉。由今視之。都呈明日黃花。作憔悴可憐之色。如關稅。領事裁判權問題。苟使華會結束而後。立即裁厘加稅。則至今已可實行自主。而毫無躊躇。領事裁判權。立。新服。棄置不御。數年以後。出諸笥篋。始以試體。其難合度。更何待言。此則各國應負大部責任。而我國亦有不能辭其咎者在。其中尤以開放門戶政策。因循延誤。未早施行。最足致惜。

吾人嘗謂我國向來無外交。尤不知外交政策為何物。有之。惟開放門戶。差可為我國近代外交之一大方策。蓋華會條約。總數十條。而刮精剔髓。可得一總則焉。曰開放門戶政策之確立而已。我國十三要求首提之。羅脫四原則規定之。各國對華政策明訂之。宣佈成約。則溯及既往。所以去其有反開放門戶之密款。設立諮詢局。則預防後來。所以貫徹開放門戶之精神。其他若鐵路運輸。若經濟開發。無一不以開放門戶原則為中心。則開放門戶政策。謂為華會條約之結晶也可。謂為國際對華形勢之一大轉捩也。亦無不可。

願開放門戶。何以為我國外交政策。不易之宗旨乎。是則應溯當日國際之形勢。與我國所處之地位。蓋自海通。以還。強鄰逼處。鯨吞蠶食。擇肥而噬。勢力範圍。各自成圈。豆剖之局。顯然已成。我國顧於甲國。而甲莫援手。訴於乙國。而乙亦效尤。斯時惟有美國。輟長莫及。鑒於各國之據樹大嚼。而杯羹不分也。國務卿海約翰。遂倡為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說。以抵之。此雖為美國冀欲插足東亞之方略。要亦為我國打破勢力範圍之不二法門也。惜乎我國當局。罔識因應。美國孤調。頓成絕響者。垂二十年。然自是以後。美國對華外交。常博仗義之美名。我國對外折衝。亦倚美國若長城。歐戰之役。各國埋頭戰爭。無暇東顧。日本地壤接近。取携利便。乃得伸其鐵腕於我國。遂其長足之發展。大戰結果。俄德敗覆。英法疲。昔日東亞均勢之局。至是完全破壞。一變而為一國獨佔之勢。昔日美國所欲倡導開放門戶。以冀平分對華利益者。至是各國亦無不願附和。其說以期減削一國之勢力。華盛頓會議者。即抱此主旨而召集者也。自係指對華一部份之會議而言。謂為各國協力以壓迫一國在華勢力之會議。亦不為過。我國於此。苟猶不知覺。



悟因勢利導。採用開放門戶。復將何以自存於列強環伺之下乎。試觀近年以來。日本對華方針。爲之不變。悉維暴戾之態。一易而爲溫良和易之度。事事不敢任意憑陵。過露鋒銑。而各國勢力範圍之形勢。亦遂淡然相忘於無形矣。

吾人猶憶當華會未開之前。英日續盟之聲。驟然塵上。我國朝野上下。萬方齊趨。羣起抗爭。而華會結果。竟償吾願。果何致此。要知引誘英日同盟之廢止者。爲四強協約。而四強協約已與中國無關。茲不詳論。而攻堅陷陣。突破英日同盟之壁壘者。厥惟開放門戶政策。蓋英日同盟與開放門戶。根本不相容。開放門戶政策張。英日同盟遂不與不破矣。

開放門戶之真意。國人亦往往不免誤解。認爲與開放內地同一涵義。殊不知兩種界說。迥然不同。開放內地者。乃開放中國內地之門戶。准許外人。居住自由。通商自由。而不限於條約口岸也。開放門戶者。乃開放勢力範圍之門戶。即各國在中國原來取得之勢力範圍。本由一國獨佔之一切權利。今則開放之。使各國均立於同等之機會。向由一國專染者。今由各國均沾之。向爲分別割據者。今則混合攪和之。然此僅以現存之勢力範圍爲疆域。過此疆域以外之地點。未曾允許一國者。無論何國。均不得伸入。然一經允許一國。則各國亦均得援例要求。更具體說明之矣。譬如某國在我國所佔之利益爲十。今實行開放門戶主義。而使均配於五國間。則每國所得均等於二。並非謂某國所得爲十。其餘各國亦可援均等主義。而各要求得十也。故其所佔利益之量無變更。僅其佔有者之額有增加。在我國方面言。所被侵蝕。始終爲十。雖一時未能積極的收回何種權利。而消極的確足減殺一國迫害我國之勢力。在經濟上。復可得各國自他競爭。盡力開發之利益。而免一國把持獨佔之弊病。

由上可見開放門戶政策。確可爲我國今日外交確定不移之方針。(至外人近頗要求內地雜居。則目前絕對不能允許。蓋內地雜居。即爲開放內地。與開放門戶不同。已見上述。)我國倘自華會以後。開放門戶。既已確立。勢力範圍。無形打破。在各國均勢之下。利用苟安之局。急謀整頓內治。刷新庶政。國基漸固。治道日隆。則四五年來。必有大改昔日之觀。而開放門戶政策。已可一變而爲主觀自立之方針。勢力範圍。或可達至實行收回之程度。俱未可知。惜乎自來政府。顛覆因循。國內之戰禍日劇。國際之地位日降。不特昔製新衣。未嘗一御。且將舊御者。一併剝奪。再由開放門戶。機會均等之新局。逆轉而返於列強割據。國際共管之陳迹。此則內政無修明之機。外交無勝利之望。有心人所同爲浩歎者也。



# 時評

## 平心而論大沽事件

慎予

國人厭倦內戰之心理。至今日而己極。於甲起乙仆。殊不屑置論。而強強環伺。牽動外交。則有未能忽視者。在先則有日本之增兵滿洲。中東路之停車。類皆震動一時。滿洲增兵。既隨郭松齡之敗而宣告撤退。中東路案亦以雙方互讓而獲解決。不幸繼之又有此次大沽口事件之發生。國人麻痺之心理。又爲之增一重刺激。論此次事件情勢。其嚴重遠過於前。蓋已由日本一國之關係。而牽涉至於使團協調之形式。尤不能不使人扼腕者。則每次中國外交上不幸事件之發生。率以日本充其主角。增兵滿洲之事無論已。此次則一國干涉之不足。尤必欲挾持使團。以臨脆弱之北京政府。雖然。吾敢言此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所施以中國之壓迫。除榨取一片打倒帝國主義之呼聲外。將絲毫無所獲。日人固亦未嘗不見及此。然則殆欲造成此種複雜之形勢。以爲己國失態之掩護歟。

本案至於今日。備極錯綜複雜。依其內容。可析爲二。(一)開砲之曲直問題。(二)大沽口之開放問題。關於前者。吾人姑不問辛丑條約所賦予日艦之權力爲如何。然日艦離號。既係事先向國民軍約定。十二日上午十時升C字旗入口。是日艦亦明明承認國民軍對於來歷不明之艦隊。將施以必要之防禦。日艦於既經約定之後。不遵時間。遲至下午三時始行入口。乃復不樹旗標。行色匆忙。令人懷疑。吾人即不信有奉艦者隨於其後。而此單純明白之公案。責任所在。日艦固無以辭其咎也。況日艦進口之際。砲台以旗號令其緩行。日艦置之不理。復以號槍止其進行。而日艦遂小題大做。開砲轟擊。致國民軍受傷者達十三人。于是砲台國民軍亦以來福槍還擊。據日政府之宣告。日軍負重傷者二名。輕傷者二名。(見東方社十)然彼之受傷者。據請即送旅順。吾國方面固不能知其詳也。以理而論。砲台之號槍。未足傷人。而日艦遽開砲轟擊。以釀成恐怖之戰鬥狀況。其爲失態。無可掩也。最可怪者。日領態度初極和緩。繼忽嚴重。而以責任盡歸諸我。武力下真無公理耶。殆外交上脅詐之技耳。

大沽口交通之阻礙。國人之嫌惡之。初未嘗後於列國。己國商業上之損失。又何啻倍蓰。然國民以無力消弭雙方之惡鬥。而又不欲助甲抑乙。故惟忍痛置之。本國如此。則以標榜不干他國內政者尤應如何。乃荷使歐登科竟提出覺書。要求(一)停止大沽沙灘至天津航路間之一切戰鬥行爲。(二)除去水雷及一切障礙物。(三)恢復航路標識。且將來亦不得加以何種妨礙行



爲四一切軍艦悉停泊於大沽沙灘之外。且不得對外船爲何等之干涉。(五)除關稅官吏外。停止檢查外國船隻。夫消弭內戰。以及恢復交通。固爲國人一致祈求。顧以此語出諸外人之口。出之以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否則採取自由運動之威嚇口吻。則非國人所欲聞。使團之爲以上五項之要求。其所藉口者爲辛丑條約。然辛丑條約之束縛力究爲何如乎。則新聞報十七日機陽君之論頗有精闢可探之處。請擇要錄之。

查辛丑和約第八款載明中國政府允許拆卸大沽砲台。此條之設。蓋因兩方先已大體議定。北京至海口之交通。照常時通行無阻。次年七月十五。法德英日四國復以相同之照會分致中國政府。內稱拆除大沽砲台一語。含有一種命意。即中國擔任此後不再築造砲台是也。至是年七月十八日。中國政府答覆。表示同意。雙方同意之約。遂實行不背。故大沽自彼時以來。未嘗建築砲壘也。

然辛亥革命之時。乃別生一新局面。當時民軍擬議欲從烟台運兵攻京。外交團爲應付此事起見。於元年一月二十六日。議定辦法。其第二款云。「清軍民軍均可隨便使用鐵路(指京奉路)及附屬之大小碼頭。爲運輸起卸之需。不加干涉。」據外間所知。列國於辛丑和約之此項正式解釋。自後未嘗取銷。故至今仍屬有效可據。若依此見解而論。則艦欲入白河。與國民軍之阻止奉軍登岸。在列國皆屬不能反對。彰彰明矣。當時清軍民軍之間既已許行。則今日對張馮之軍。不能斬而不許也。

**使團所根據之辛丑條約。既已失其束縛之力。則五項要求。不啻卽爲干涉中國內政。如此。則外艦之紛紛調集。與夫隨時調用陸軍輔助之言。張皇失措。殊爲可笑。蓋使團若不問辛丑條約束縛力之如何。而祇以交通商業爲言。則中國今日之到處戰爭。無一不足妨及交通與商業之自由發展。然則使團曷勿集列國海陸軍之力。舉所有障礙悉剷除之。則交通與商業。不更得如量之發展耶。此語似謔。於此知主權所在。界限至明。固有未能強事壓制越俎代謀者也。** (三月十八日)

此文甫竟。聞北京外交部已有覆牒。使團認爲大體滿意。則此案對外交涉。或可告一段落。弱國政府之外交。結果固僅如此。然不幸基於此最後覆牒之爭。而又肇執政府衛隊開槍傷人之慘劇。此事曲直。因電訊簡略不知其詳。然將因此而復釀出內政上之兇燄。錯綜複雜。將至如何程度。吾人不勝其殷憂矣。

(記者再識)

議和？

心冷

在最近的兩年間。炮火連天。殺聲震地。大軍閥們所嘉惠于我們小民的。簡直也受得夠了。雖然也曾有人力竭聲嘶地呼籲和平。可是這種弱小的聲浪。早被兵戈鐵馬之聲。掩得闐無所聞了。

在北方奉閥兩軍的大戰。可以算是近年來最激烈的戰爭了。我們且不管這班戰地生活的兵士。流了多少熱血。犧牲了多少大好頭顱。只問問在戰區以內的小民。受了多少損失和痛苦。已經令人可驚。假使我們找一個從征的兵士。問問他爲什麼這麼拚着性命去打仗。恐怕他也回報不出究竟是什麼緣故來。只是一陣混亂的磨擦。這是何苦。



難得他們在打得正酣的時候。忽然有議和的消息傳了出來。我們不管它是真是假。總之和平兩個字是我們最聽得進的。不過十五年來國內的戰爭也不知道有了多少次。和議的消息也會喧鬧過幾回。次次議和。回回打仗。因此覺得議和的頑藝。不過像影戲場的「休息五分鐘。」舞台上的「無名小卒翻筋斗。」只要再等一會兒。好戲又要出場了。所以每次戰事之後的議和。不過是一種緩兵之計。時局的糾紛。決不會因為議和而解決。那麼這種議和的勾當。簡直是讓動手的兩方面。稍微喘喘氣。由幾個無聊的政客。扮着小丑。開一回頑笑罷了。

我不懂中國人倒底是個什麼脾氣。如果個人所有的一些東西。有時給人家來奪了去。竟會氣得拼命。偏偏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被這班好戰的大軍閥們蹂躪着。却特別的客氣。從不會哼上一聲。

我還記得江浙戰後。無錫的商會曾在上海的各報上登了一個二十萬元懸賞捉拿開戰禍首的大廣告。居然大快人心。可是等他第二次出頭的時候。却不會聽得無錫商會將舊案重提。因此。可以顯得出中國人是只會打死老虎的。

所以隨便怎麼的戰。怎麼的和。要是大中華民國的主人翁不出來做主。那是永遠沒有真正的和平可得的。中國不是沒有堅強的民氣。也曾試用過幾次。總算還有些用處。為怎麼如今不將它來對付。戕賊摧殘我們生命的內戰。

自從大沽口問題發生了。各國預備以武力解決這個問題。難道大軍閥們真是鬥氣不肯私休。非外國人出面不肯住手嗎。不過「敬酒不吃吃罰酒。」雖然同是一樣的結果。大軍閥們固然大度寬容受得了這種擺佈。可是我們小民却瞧着確實有些難過咧。

(三月十八日)

## 米荒與烟禍

子寬

日來江浙兩省。有兩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一為民食之缺乏。二為烟禁之廢弛。說起民食。江浙本是產米之地。並且向來是禁米出口省分。去年年成既非荒歉。本省米糧。想來決沒有不夠本省人民消費的道理。浙江雖然產米不足自應需要。但是也有相當的產額。加以由外埠陸續購進。也不至於成為什麼問題。但是現在呢。非但上海米價高漲。平民怨聲載道。就是素來多米的蘇州無錫一帶也都成同一米荒現象。浙江溫州並且因此。全城罷市了四日。到如今風潮還沒有平靜。照現在情形看來。以後如其沒有救濟辦法。兩省各地發生民變。恐怕不能便說是意外事吧。至於雅片烟禁呢。禁烟禁烟。本來是說說罷了。上海地方那個不知道是個大雅片窟。吸雅片的。到上海也就算是自由極了。除了私設燕子窠。有時還不免罰幾個錢。至於住家的吸食。說句良心話。幾曾見有人管賬。烟土的大宗賣買更有誰不知上海比內地更來得勢無忌憚。不過恐怕不正當勢力的壓迫。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罷了。然而要講到江蘇內地的烟禁。從前確比上海來得緊些。比其他各省。也不可謂確係凶些。但是到了現在。實在也變成



一樣的放縱。社會方面的反對。其效力不過使有關係的多費一點手脚去湮沒證據。與烟土銷數。何嘗有絲毫的妨碍。烟土是有害社會的毒物。現在偏偏暢銷。米是民生不可缺的食品。現在偏偏短缺。這種現象。究竟是誰造成的。我們實在不能不研究一下。

米糧的缺乏。販米出洋。乃事實上惟一的原因。在奉軍掌握江蘇政權的時代。已經有此情事。長江口岸大宗米糧出口。貪官奸商分販米的利益。當時已有人揭發過。江蘇以外。也不免有相同的賣買。現在我們雖不能指定是否有人仍幹此種營業。但是現在米價的陡漲。也足以反證絕對不是沒有其人。至於烟禁之興盛。其原因自在多量烟土之販入。此項烟土江浙是不出產的。常然是由外方運來。據各關係方面調查報告。而且大都是從上海口外來的。販烟販米的人各有大力者為之包庇。是不必說。但是我們以為如此包庇及販運的人。實在還不能就說他就是造成現在米荒及烟禍的應該完全負責的主要罪人。那末誰是罪人呢。我們敢放胆說一句。就是海關。

我們曉得中國貨物的進出口。並不是完全自由沒有人經營的。甚麼貨物應該進口出口。甚麼貨物不應該進口出口。都有海關在那裏查驗。不應該進口出口的貨物。進口出口。海關都負着巡查扣留的責任或權力。所以除非海關不盡他的責任。違禁貨物決不能任意進出的。現在江浙兩省的米荒烟禍。都是因為不應該進口的貨物進口。不應該出口的貨物出口造成的。烟土的量不止十兩八兩。米的量不止一斗兩斗。浩浩蕩蕩的販進販出。難道海關是應該張着眼望着的麼。難道是應該故意裝聾做啞的麼。如其海關能稍盡職權。市面上的米豈會自己陰消。市面上的烟就會憑空增長的麼。那末現在米缺烟多。海關恐怕不容易逃避他的責任吧。

我們又曉得現在中國的海關。是由外國人員管理的。外國人向來以不畏強禦至公無私的。又向來以管理中國海關得法自豪的。我們從前也慚愧本國人不爭氣。狠佩服他們的不畏強禦。能盡職守。可是現在瞧瞧米與烟的市面。可也不免有點不痛快起來。外國人替我們做事的成績。也不過如此。國民大家把眼睜睜罷。不要當別人全是好人呵。





# 各方面之時局形勢與人物

(下)

政之

▲西北方面 中國今日紛紛擾擾者表面為政治問題。實際為社會生活問題。欲求根本之解決。非開發西北。創造新天地不可。馮玉祥抱人棄我取之宗旨。毅然以經營西北自負。此其識解。已超乎尋常軍閥萬萬。然而馮之為人。長於治軍。短於政治。城府雖若甚深。而智力不足以相應。邇者處於四面楚歌之中。進則成衆矢之的。退亦不容其脫然引去。環境之劣。無過斯時。成敗之數。亦在未定。然而吾人所可斷言者。馮之勢力。決不能根本消滅。蓋其造因有

極好者。萬無不收結果之理也。馮氏起家軍旅。未嘗學問。然求知之慾。異常發達。崇拜新理。遠逾時輩。徒因無澈底之修養。故不能得真確之見解。或一味求新而昧於事實。或炫於浮名而流入淺薄。本質如此。外邪乘之。充其好名之一念。反有許多不近人情之做作。而交遊所接。往往易近褊狹虛偽之人。方其職位未崇。尚屬無碍事功。迨至官尊權重。乃大受其嚮近者之累。去冬北京羣衆運動。毀屋放火。三日之間。儼成恐慌狀態。此其貽累馮氏所失不在遭受三次敗仗之下。是皆號稱馮氏朋友者之所為。吾人誠知



非馮之意。然中外反對之人。迄今固猶引為口實也。馮氏在十三年倒曹之役。賴國民二三軍之力。聲勢大張。然其後卒亦受二三軍之累。尤以二軍為甚。蓋二軍當胡景翼在世之日。因有長驅武漢之野心。一以擴張實力為主。內容之複雜。軍紀之墮壞。為近年所罕見。胡死岳繼。才力遠不逮胡。而軍隊之散漫。乃愈甚。田維勤者。胡景翼之仇讐。在陝軍為孤立。胡死之後。田亦但欲得一陝西省長。即可相安。迨終為李雲龍輩所阨。長陝

之願不償。益轉而與吳子玉相結。鄂豫戰起。岳亦知非安頓田氏不能。抒豫東之憂。乃議以田長魯而中央不許。一軍亦陰持異議。田見所望難達。遂乘李紀才與陳文釗大戰之敝。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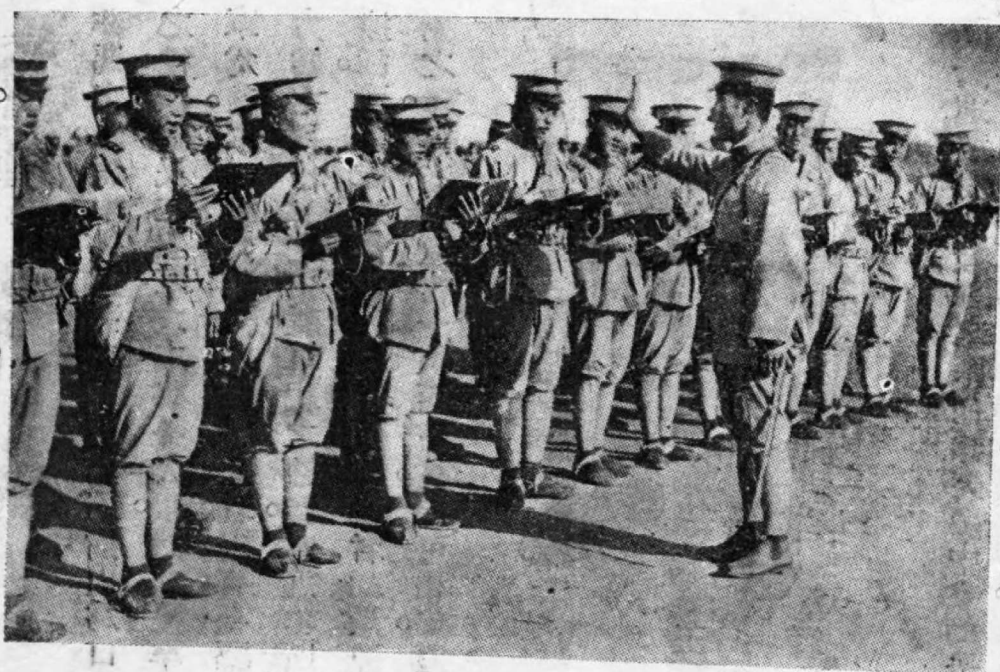
蘭封進襲開封。殺軍之米振標突標中立而岳維峻乃不得不狼狽西去。諸將平日既已不甚重視岳氏。一旦失敗。互相責難。李雲龍李紀才輩分道揚鑣。河南之事。遂成不可收拾。三十萬之衆。瓦解土崩。至於如是。其影響於第一軍者當然甚大。然而馮氏上年受二軍之賜而成大功。今日受二軍之累而陷困境。因果天然。殊無足怪。蘇俄勃興。世界側目。其在中國



收買學生。鼓惑民衆。以仁人義士之招牌。行漢奸洋奴之罪惡。國民反感。蓄之甚深。馮氏因西北接壤關係。對蘇俄不能不有所周旋。而左右親習。又不無媚俄親俄之士。重以馮之言動。好以平民主義標榜。忌者乘之。諛曰赤化。雖事實所在。無可久誣。而社會多以耳目之流。馮之聲望。被累確不在小。以上數端。皆馮之弱點。然而馮亦有其過人之長。未容膜視。第一。馮氏本人刻苦自勵。勤勉好學。智識上儘有長進之望。與一般軍閥之腦滿腸肥。生活腐敗者不同。第二。世界潮流。趨於解放。馮之思想。較易接受新思潮。尙知有民治兩字。使民衆有容谷足音之感。非其他要人軍閥頭腦固定。動逆時代趨勢。與民衆隔絕者可比。第三。馮處西北尙未開發之地。自本身以至將校士卒。環境艱苦。至少亦可不致沾染萎靡腐敗之習氣。第四。馮氏訓練兵士。素知注意精神教育。能使兵士與人民不相隔絕。軍紀之佳。並世無兩。雖在戰區而兵士絕無兇橫驕縱之氣。兵民相安。實爲其制勝之最大原素。即在反對方面。於此亦無貶辭。第四。馮部將官有一種精神結合。軍隊亦可互掉指揮。非他軍之散漫者所可同日而語。以上五端。儘可使馮氏有不終失敗之可能。矧西北地廣人稀。寶藏內蓄。以馮之精力彌滿。假使專力經營。則

## 預告

本報記者政之君所草從北京到北京一文、係敘述一個月間旅游南北各地之情形與感想、現已寄到、在下期內刊布、



國民軍每日查經朝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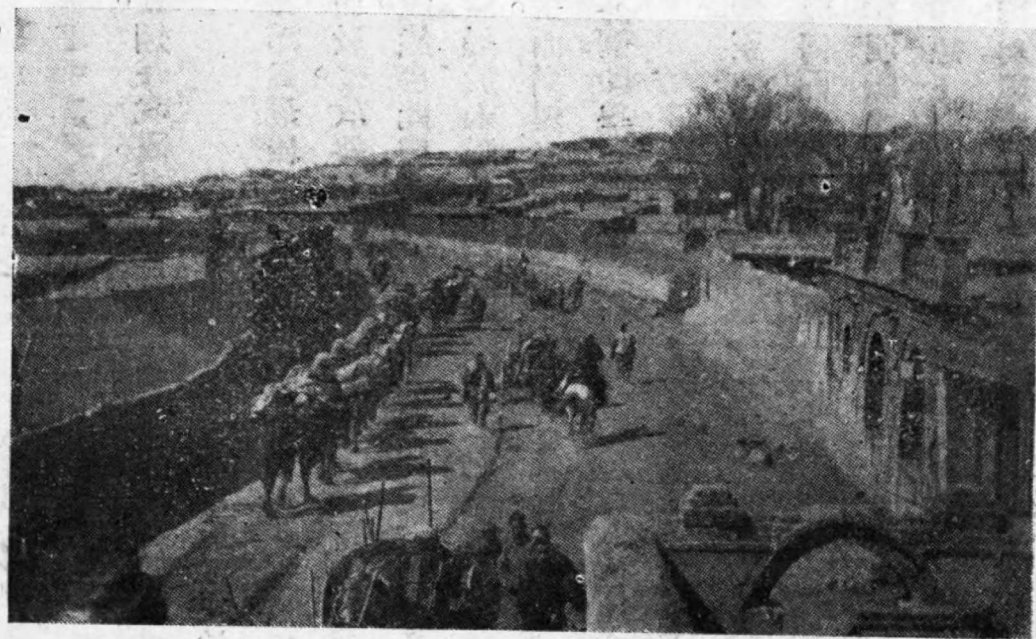
馮氏之地位則又非其他要人可比。苟非廣納賢豪。將何以成就事業。然馮之性格。近於狹隘。用人過尚規矩。恐高明之士。不願自就羈勒。而希意仰旨奉令承教之徒。終必貽誤大局。是則馮雖席可爲之勢。居可爲之地。能否不自辜負。胥將於有無吸收真人才之力量卜之。若夫目前形勢。吾人深知馮氏長於忍

辱負重。其不致一味混戰。犧牲實力。蓋毋庸多論也。抑以吾人所見。國中各派。十數年來。無不各有可爲之機。而一一悉由自身應付不當。卒致失敗。國民軍之情形。亦不外此。第一軍僅知利用民黨而漫不別擇。以致未受其利。徒蒙其害。方江浙戰起。蘇皖奉軍北退。國民



軍若誠心與奉天攜手。則吳子玉決不能得入豫之機會。乃當時政府內部有親奉反奉之爭。內訌不已。則結外援以相傾軋。國民軍不察。受第三者之利用。與奉天翻臉。而吳子玉乃得東聯關外。北結李張。坐收漁人之利。重以二軍紀律不佳。民怨久伏。軍隊複雜。主帥失馭。豫局一變而一軍失其屏障。三軍一敗而

一軍勢陷孤立。合縱連橫。屢誤事機。四面應敵。咎由自取。況且聯民黨而終失民黨之歡。擁政府而終受政府之累。天下之人皆以縱容共產黨責馮氏。又以把持京政府恨一軍。自一軍言之。雖外人之責難胥非無因。而事實上決不如所傳之甚。蓋由中無所主。舉棋不定。時而有驅段之形跡。時而有擁段之表示。居不能不負責之地位。而又欲自卸其責任。結果所至。惟有進退失據。八面得罪而已。即以馮之出處觀察。既欲擔當大事。即不應表示引退。既云決心下野。即不應趨趨不去。既不去矣。即應拜命督師。既無就志。即應痛快拒命。乃始終曖昧不明。反致更叢疑謗。



馮玉祥注意經營之頭鎮

幕府無人。由此可見。若夫號為擁護段氏。而乃捕囚曾姚。標榜不管中央。而部屬多居繁要。言行背馳之譏。雖善辯者亦幾窮於解釋。凡此種種。皆坐智識不充。輔佐缺人之故。遂令節制之師。兩受犧牲。斯又不徒在馮為可惜。於國家實亦莫大之哀也。

▲中央形勢 今之中央政府。久已名存實亡。然名之所在。點者仍得假為號召。故為福不足而為禍則猶有可能。是又不可以不注意也。段氏秉國數次。因其頭腦太舊。又不能知人善任。故屢仆屢起。絕無成績。前歲倒曹之後。形勢本亦甚佳。乃以標榜革命。而無澄清政治之決心。宣言合作。而無開誠布公之雅量。捉襟見肘。識者久為齒冷。且段氏固遇事掉以輕心。左右又視天下事為太易。加以子弟擅權。近習水火。蘇浙戰事。未始非中央挑撥而成。馮張構釁。亦大概因內部勾煽而起。合肥非有發縱指使之才。顧乃陰有操縱利用之意。馮張均勢之局破。而中樞乃岌岌可危。其後許閣賈閣。載鬼一車。了無價值。而個人之聲光淨盡。政府之威信全亡。擁府院之虛名。在政治上幾已失其意味。即令勉事支持。實已索然寡味。然而中央形勢之壞。不始於今。念往察來。爾後且益將更甚。將來北京政權。必成禍水。誰欲操縱中央。誰即自討失敗。誠以官僚政客。把持已非一朝。欲求改造中央。必當大刀闊斧。澈底澄清。庶乎清明之氣。可以實現。然而環顧國中。實無是類人物。為大局計。如不能聯合各派。刷新中樞。即當虛設政府。聽其生滅。官僚政治。雖不能一旦掃除。而政費艱難。以官為業者。勢須改途謀生。夫如是。然後中央政府。乃有整頓之可言。其事斷非近時期所可望也。

(完)

(三月六日作於天津。旅次時鹿李方激戰於津南也)



## 中國報業教育之近況

戈公振

### ▲中國報學史稿之一

報業教育在歐美亦甚新。矧在我國。其幼稚固不待言也。

歐美名記者。往昔僉謂報館爲最佳之報學院。實用方法。恐難於教室內教授。故報業教育初興之時。頗遭報界之輕視。然自此種人材加入報界之後。覺成績優良。遠過於未受專門訓練者。於是報界之懷疑始去。而樂與教育界携手。世間有一顛仆不破之公例。即學問絕無害於經驗。而有助於經驗也。

記者之職責至重。譽之者至謂爲救世士。然執今之報界中人。而詢其因何而爲記者。如何而後成良好之記者。恐能作明瞭之答復者。千百之十一耳。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報業人材。則報館不如學校。學問與經驗。兩不宜偏廢也。

抑尤有進者。報業職業也。一論一評一紀事。須對讀者負責任。非有素養者。曷足以語此。譬之醫之處方。可以活人。亦可以殺人。往昔私相傳

授。恆重經驗。今則非大學生不得肄習。非有卒業證書。不得爲人治病。此無他。慎重人命而已。歐美名記者。固有出身於報館者。然此種人數數見。豈足以應報界之需。故報業之必須有教育。即使有志於此者。於未入報界之先。予以專門之訓練。及關於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上之高級知識。乃尊重職業之意。豈有他哉。

民國元年。全國報界俱進會。曾提議設立新聞學校。是爲我國知有報業教育之始。民國九年。全國報界聯合會。已進一步。議決新聞大學組織大。惜兩會均因不久瓦解。未能見諸實行。民國七年。北京國立大學。設立新聞學研究會。請文科教授徐寶璜爲主任。是爲報業教育之發端。民國九年。上海聖約翰大學。於文科中設立報學系。民國十年。廈門大學成立。列報學於所設八科之一。民國十二年。北京平民大學。民國十三年。北京國際大學。與燕京大學。民國十四年。上海南方大學等。又先後設立報學系。最

近上海光華大學與國民大學成立。亦有報學課程。至是報學乃在教育上佔一位置。誠可喜之現象也。

▲國立北京大學之有報學課程。已五六年於茲。爲政治系四年級選修課之一。然該校學生之有報學興味者不少。故最近選修是科者。竟達七十人。文科法科均有之。每週授課二小時。教授爲徐寶璜。去年會新編講義。但未幾即改用其所著之新聞學以爲課本。參考書指定爲 Harrington and Frankenbery 著之 Essentials in Journalism; Given 著之 The Making of a Newspaper; 卻振青著之新聞學總論等。前曾發行新聞週刊。對於一週之新聞。爲系統之紀載。卜公允之評論。爲中國唯一傳播新聞學識之報紙。

▲上海聖約翰大學。於民國九年。由教授卜惠廉 W.A.S. Pott 在教務會議中提議設立報學系。附於普通文科。請密勒氏評論報主筆美國密梭里大學報學學士畢德生 D.D. Patten 兼任其事。故授課均在晚間。約大週刊(英文)亦於此時發行。編輯者即爲報學系中人。一時選讀者達四五十人。校長見學生對報學至有興味。乃函告美國董事部。添聘報學教授



一八四三年得密梭里大學報學碩士武道。N. E. Votaw 來華主任教務。於是報學課程漸多。每學期選讀者均約五六十人。以教授人數太少。未設專科。故畢業者仍給以文科學士學位。

▲廈門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年。爲華僑陳嘉庚所創辦。內設八科。報學其一也。斯時草創伊始。教授缺乏。學生只一人而已。課程與文科同。徒有其名。翌年夏。江浙學生負笈前往者漸多。入報學科者增至六人。惟學校當局重視理科。而漠視其他。報學科學生乃組織同學會。內則要求學校當局聘請主任。添設課程。購買圖書與印刷機器。外則介紹同志。加入此科。民國十一年冬。學校因聘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孫貴芝爲報學科主任。孫在倫敦曾自辦日報。於報學頗有心得。銳意經營。報學科遂日有起色。不意民國十二年發生反對校長風潮。教授九人。被全體學生宣言離校。赴滬創設大夏大學。於是紛雜之廈大報學科遂成曇花一現。

▲北京燕京大學。於民國十三年設立報學系。分爲兩級。最初僅有學生九人。內有女子一人。專習者只二三人。亦有僅選讀課程之一二種者。然無論專習或選習。均須三年或四年級生。斯系聘哥倫比亞大學報學學士布立登 Ross S. Brittan 爲主任。密梭里大學報學學士藍序 Vernon Nash 等爲教授。燕京通訊社 Yenching News Service 爲該系師生所合組。隨時採集新聞。供給北京、天津、上海、漢口、香港、東京、紐約報紙十餘家。始僅出英文稿件。今又增出中文。均酌取稿費。該系本擬自出報紙。因經濟關係。尚未實行。但燕大週刊之新聞副刊已歸該系編輯。該系學生有在北京導報 Peking Leader 及其他報館服務者。或爲長期。或充暑期訪員。

▲北京國際大學。於民國十三年秋季。設立報學系。羅毛壯侯爲主任。專讀者三十七人。選讀者十八人。國際日報爲該校校長所辦。故學生於

任何時間。均可前往實習。外此有學生自組之新聞學研究會。及每星期由教授引導至各大報館參觀。

▲北京民國大學。於民國十三年。設立報學系。惟現仍係預科。俟預科畢業。始可正式開課。

▲上海南方大學。於民國十四年春。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報學碩士汪英賓爲主任。設立報學系及報學專修科。必修之學科凡三。報學原理及廣告原理。由汪自授。訪事學由時報編輯戈公振任之。專讀者報學系十八人。內有女子一人。專修科五人。選讀者八十餘人。內有女子一人。課外則組織南大通訊社。學生分日出外採集新聞。供給本埠各報館之用。不取費。暑假中發生復辟風潮。報學系亦遂渙散。今雖尙存其名。然主持已非舊人矣。

▲上海光華大學。爲上海聖約翰大學反對校長之師生所組織。學程中仍有報學一課。延汪英賓爲教授。選讀者六十餘人。文科學生居多。廣告學選讀者廿餘人。商科學生居多。汪擬籌新校舍落成後。募款設立報學院。以期有完善之組織。

▲上海國民大學。爲上海南方大學反對校長之師生所組織。設科一仍其舊。報學系延戈公



振講中國報學史。商報編輯潘公展講編輯法。時事新報總編輯潘公弼講報館管理。蔡正雅講廣告學。該系學生會聯合光華大夏二大學報學學生合組上海報學社。內則提倡讀書。外則參觀報館。學生之課作。有登載各報者。亦有兼任報館訪員者。專讀者六人。選讀者卅餘人。

▲北京華北大學章程。載有報學系。但未開班。民國十四年。預科畢業生。志願升入該系者。人數不多。故學校當局。擬先設專修科。一年畢業。

▲北京新聞大學。為張秋白所創辦。於民國十四年秋開始招生。據云。有學生本科廿二人。特科廿三人。預科廿五人。惟報學目前。有無設立大學必要。尚是一疑問。故該校已自動的於本年改稱民族大學。

▲民國十四年夏季。上海遠東通信社長莫克明。假寰球中國學生會。開新聞學暑期演講會。兩星期。延李昭實女士。王一之。朱少屏。潘公弼。張東蓀。嚴錫聲。汪英賓。嚴獨鶴。潘競民。朱希農。周孝庵。戈公振。等為講師。每日下午八時起。演講一小時。講題雖由講師自擇。但各不相同。聽講者。男女四十餘人。每人收費一元。演講外。並參觀中外報館。會畢。聽講者。合組新聞學會。為永久研究之機關。

▲報學函授學校。近已有多人組織。使不以純粹謀利為目的。則於內地之投稿家。未嘗無益。

▲附件一

南方大學報學系及報學專修

科規程

目的 報業高尚之職業也。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重大無比。故亟宜訓練較善之新聞記者。以編較善之報章。而供公眾以較善之服務。

報業之為職業也。舉凡記者主筆經理圖解者。通信員發行人廣告員。凡用報章或定期刊以採集預備發行新聞於公眾者皆屬之。本科之唯一目的。為養成男女之有品學者。以此職業去服務公眾。

資格 (一)本系生——凡具有入系之資格。即修畢大學本科二年學程者。遵照本系學程研究期得學位者皆屬之。(二)專修科生——凡具有入專修科之資格。即大學預科或高級中學畢業相當程度者。遵照本專修科學程研究期得畢業證書者皆屬之。(三)特別生——凡無入本系或專修科之資格。並不期得學位或畢業證書。而具下列資格一項者。皆得入本系或專修科為特別生。(甲)有一年編輯之經驗。或

本性相近者。(乙)國文精通者。(丙)能直接聽記英文講義者。

▲學位與證書 報學系生修完必修與選修各課。並滿八十學分。而經畢業試驗及格時。授與報學士學位。報學專修科生修完必修與選修各課。並滿一百念學分。考試及格時。給與畢業證書。特別生選讀學程考試及格時。給與畢業證書。

課程

報學系一年級

學程	學期	學分
報學歷史與原理	二	六
訪事一	一	三
訪事二(或廣告之編寫與銷售)	一	六
廣告原理	一	三
補系必修課	二	一〇
隨意課	二	二二—二四
報學系二年級		
報館管理一	一	三
報館管理二(或社論編寫)	一	三
編輯法	二	一〇
報學指導	一	二
補系必修課	二	一〇



隨意課 二 一二—二四

報學專修科一年級

報學歷史與原理 二 六

訪事一 一 三

廣告原理 一 三

社會科學選修科 二 一〇

外國語選修課 二 六

隨意課 二 一二—二二

報學專修科二年級

訪事二(或廣告之編寫與銷售) 一 六

報館管理一 一 三

社會科學選修課 二 一〇

外國語選修課 二 六

隨意課 二 一四—二四

報學專修科三年級

報館管理二(或社論編寫) 一 三

報紙指導 一 二

編輯法 二 一〇

社會科學選修課 二 一〇

外國語選修課 二 六

隨意課 二 八一—八

▲附件二

平民大學新聞學系分年課程表

第一學年 共計十二種科目授課時間 二十三小時

一、新聞學概論(2) 二、速記術(1)

三、經濟學(3) 四、政治學(2) 五、

文學概論(2) 六、哲學概論(2) 七、民

法概要(2) 八、中國文學研究(2) 九、

英文(讀報)(2) 十、日文(讀本文法)

(2) 十一、憲法(2) 十二、文字學(1)

第二學年 共計十二種科目授課時間

二十三小時

一、新聞採集法(1) 二、新聞編述法(1)

三、廣告學(2) 四、社會學(2) 五、

照相製板術(1) 六、財政學(3) 七、

中國近代政治外交史(2) 八、平時國際

公法(2) 九、統計學(2) 十、中國文學

研究(2) 十一、英文(讀報)(2) 十二、

日文(讀報)(2) 十三、文字學(1)

第三學年 共計十一種科目授課時間

二十小時

一、新聞經營法(1) 二、新聞評論法(1)

三、採編實習(2) 四、評論實習(2)

五、時事研究(2) 六、現行法令綱要

(2) 七、戰時國際公法(2) 八、中國

近代財政史(2) 九、現代金融論(2)

十、近代小說(2) 十一、英文(讀報)(2)

第四學年 共計十一種科目授課時間

二十小時

一、新聞事業發達史(2) 二、特別評論

法(戲評書評)(1) 三、出版法(1) 四、

採編實習(2) 五、評論實習(2) 七、羣

衆心理(2) 七、時事研究(2) 八、現

代各國政治外交史(2) 九、現代社會問

題(2) 十、近代戲劇(2) 十一、英文

(新聞學選讀)(2)

▲附件三

全國報界聯合會所議決之新

聞大學組織大綱

第一條 新聞大學之宗旨(一)造就新聞專

門人材(二)促進全國新聞業之發達(三)

補助國際輿論(四)輸入新文化

第二條 新聞大學之成立由全國報界聯合

會選舉委員五人擇定國內相當之大學籌

備組織之



第三條 新聞大學設立於擇定大學內。即名為某大學之新聞大學科。

第四條 新聞大學之經費。由擇定大學與本會南方合併籌足固定基本金卅萬元。存儲生息。以作常年經費之用。以後視發達之程度。逐漸推廣。

第五條 新聞學主要學科。由大學教授會定

之。

第六條 新聞大學應附設函授科。週行科。使國內現在從事新聞事業及一般有志入學而不得者。皆得受大學同等之教育。並促進社會之文化。

第七條 新聞大學審經濟之狀況。應聘請國際著名望得各國輿論信用之新聞學大

家主持教授。

第八條 謀新聞大學之發達起見。得設各稱名譽職授與各方之熱心援助本大學者。

第九條 本大學學費之收錄。由籌備員與擇定之大學協定之。

第十條 本大綱一切應行修改。或未盡事宜。均由籌備員與擇定大學南方協議定之。

# 新道情

公屯

新年初過舊年來。霞管頻將歲月催。趁此韶光明媚日。拾些閒話助春醅。下官陳屯公年將五十。世閱三秋。每觀治亂興亡。易勝悲歌慷慨。際茲元日。更值春和。聯歌一曲道情。藉佐諸君雅興。

大中華。十五年。問治亂。辨忠賢。六朝五代都經遍。鷄蟲相食俱歸盡。其豆同煎兩不全。大官高貴民生淺。只看他爭權奪利。直鬧得瘴氣烏烟。河山兩戒還原族。胥抄法令毫毛密。模仿衣冠面目殊。歐風美雨狂轟注。原望入山得寶。醉共和。夢唐虞。河山兩戒還原族。胥抄法令毫毛密。模仿衣冠面目殊。歐風美雨狂轟論。當塗高。乘國成。法新莽。師破命。大權在握雷震震。連鷄已漸同棲盡。功狗俱歸五鼎烹。志得意滿曾何泥。菩薩。穩坐禪。一喚。問黃袍。何日加身。最難對德言宜戰。盈廷多士方謀室。諸道元戎已叩關。魯連只望來排難。那知道。清歌未曉。猛抬頭。旗幟龍翻。中興事業攀麟鳳。衣冠復見從前樣。符璽仍歸舊日封。萬方翼戴盟言重。却。不料。前言驟變。扶幼主。抱孤忠。夢成空。中興事業攀麟鳳。衣冠復見從前樣。符璽仍歸舊日封。萬方翼戴盟言老。戎。起義師。功。位。不。尸。南都備仗迎更始。甲兵欲挽天河洗。盟約時逾海上期。共和再造仍無濟。只落得。以朝為市。創而今。魚豕成。幾朝元老推馮道。萬方獻捷混夷夏。四海輸誠舜頌堯。金甌只缺西南詔。本指望。坐觀鵲。乘虛位。那知。是。竟。鳴。幾朝元老推馮道。萬方獻捷混夷夏。四海輸誠舜頌堯。金甌只缺西南守。到頭。來。燈。昏。水。涸。却。只。得。下。殿。辭。樓。裁。兵。廢。督。均。難。就。無。愁。天。子。徒。尸。位。長。勝。將。軍。有。壯。猷。北。門。鎖。鑰。憑。誰老。阿。瞞。一。日。是。蕭。蕭。變。起。左。如。右。可。憐。那。永。巷。消。磨。金。丹。大。道。終。成。禍。懸。書。象。闕。倉。皇。定。增。價。龍。門。暮。夜。多。青。青。李。子。誠。酸老。頭。陀。一。日。是。蕭。蕭。變。起。左。如。右。可。憐。那。永。巷。消。磨。金。丹。大。道。終。成。禍。懸。書。象。闕。倉。皇。定。增。價。龍。門。暮。夜。多。青。青。李。子。誠。酸威。且。莫。說。來。時。容。易。身。欲。飛。最。生。憎。要。去。為。難。三。眠。三。起。辜。人。望。四。門。大。關。收。羣。醜。千。厦。齊。開。舊。衆。寒。可。憐。內。外。終。難到。於。今。亂。紛。紛。東。西。隔。南。北。分。嘶。拼。相。斫。真。凶。狠。租。糧。搜。括。難。豈。無。兵。燹。流。離。玉。石。焚。民。生。慘。慘。無。人問。只。盼。望。星。迴。斗。轉。賀。太。平。永。息。塵。氛。



# 家室害蟲滅除法

張僊無

吾人家室中。每發現無數細小之害蟲。初猶不以爲慮。繼則日漸蕃殖。使吾人起居上感受極大之痛苦。即如蠅、蚊、臭蟲等類。是故掌理家政之主婦。對驅除家室害蟲。應有相當之準備。以謀起居之安樂也。

家室各處能整齊清潔。即減少蟲之生長處。同時亦減少昆蟲之數。故保存清潔。比之有害蟲及污濁後而行清潔之法。其安全、便利及功效。不可以道里計也。塵埃殘留之處。即爲昆蟲生長之所。故務須掃除清潔。不遺塵埃痕跡。而所掃除之塵埃。不可撒散。又貯藏室中之物件。須爲有秩序之整理。不僅易以清潔。且以簡單不易以窺見昆蟲及其生長之所在也。其他如地窖等。須有規則之空氣流通。廚房、膳室。如有飯粒及麵色屑等。急宜掃除。一切飲食物置於有蓋之容器內。腐敗之菜。投入密閉之受器。隨時傾去。室內外腐敗之動植物。宜掃除或用破壞之方法處理之。水桶、木桶或其他受器。宜蓋覆遮斷。或倒置之。總之不可有停滯之水留於室內。或室之鄰近。屋頂之溝槽、污水池、陰溝及其凹陷處。宜常留意。必須保持其不留滯或有水之壅積也。盆水或爲家畜用之水。亦宜隨時更換。地毯不可釘着於地板上。其保存於箱櫥者。宜與衣服一致。每年一次或二次移動。並曝曬於日光或空氣中。家畜中之狗貓。其居臥處亦宜保持清潔。最佳使臥於毯席上。家室中隨時得有害蟲尋訪之機會。故放置塵埃與廢物於容器。當以棄置爲愈。地板、牆垣。如有孔隙。務用適宜之物填

充之。在夏季窗外及門口掛用遮簾。頗爲合宜。遮簾之結構。宜用一英寸有二十網眼或較多者爲宜。以便妨止蚊之通過。食物不僅家室。即售飲食之商店。亦宜遮蓋。或用他種蓋具。使蠅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室內所用之活動電扇。亦得拒蠅於室外。因其不能停留於波動之風中是耳。實行上述各法。既可減少昆蟲之數。又能却除污濁之危險。夫最有效之方法。重在管理。務使家室中無其生長之餘地。則防止有力。乃無疑義。個人劣力。固爲絕對之必要。則社會須有組織聯合而永久之戒備。方爲本質。不然。其自鄰近之部分來襲。亦得擾亂也。

害蟲有自然之敵。常發見室內或其四周。蜈蚣及小蟻常以臭蟲爲食料。蠅爲蟻之破壞。某種硬壳蟲爲鳥或蝙蝠之吞食。鳥、魚、蜻蜓、蛙、硬壳蟲、寄生蟲等常捕食蚊蟲。但自然之敵。不論有何種有效之進步。不特難於應用。且亦未必爲吾人所歡迎。其工作亦不可恃。而所議論者。是種自然仇敵存在之報告。亦僅交換若干害蟲所有之破壞耳。其重要之例證。有數種自然之敵。得驅除損害田禾硬壳蟲之一種（即 Japanese Beetle）而自然之敵。則無損於稻。

縱使防衛之法嚴密周詳。則昆蟲仍得接近家室及覓途而賁臨也。或以移殖之本能。或匿避於材料內。因轉運而介紹他處。亦得爲一時侵入之允許。設吾人留之而不覺察。則其以不可知速度而增加其數。故一有害



蟲加入。即宜堅決以滅之。現已介紹無用計量之藥物及驅除法。果能如法應用。則是等害蟲必可驅除淨盡。

家庭中當以堅毅敏捷之精神。運用上述各法。此不為偏重也。大抵失敗。皆為不得其法及注意欠專耳。誘引物、黏紙、捕獲器、驅除器、毒物及煙香料均得限制及破壞接近家室之害蟲。但吾人尚須注意於限制之方法。因是種藥物。雖隨時得以應用。但亦一時之便宜計耳。

下述最有效之殺蟲藥之數種。鮮能應用於家庭。即其所含破壞之毒質。祇能用於無小孩及家畜之處。且須有專人負責。

用砒酸鈉十釐。溶於熱水二兩半中。加以糖漿。將此糖水蘸於海棉。或麵包上。用以毒殺螞蟥。頗為有效。而蟻之數種。常帶此毒液歸巢。結果得使全部螞蟥撲滅。此種有效殺蟲誘引藥。得代替其他有臭而不能使用之品。

殺蟲誘引物及毒製劑一般皆知之。有數種亦以砒化合物製成。但砒素必附有多少危險。故有用福爾買林弱溶液以代之。亦頗稱有效。通常製法。即福爾買林三十克。加一千一百二十五克牛乳或糖水。置於適當之玻杯食碟。或淺皿中。置於門口。廚下。或蠅常至之處。美國公衆衛生局已介紹用水楊酸鈉 Sodium Salicylate。即用水楊酸鈉三十克溶於糖水一千一百二十五克中。用麵包或其他食料製成之誘引物。更易吸引。時有人稱許用燐糊。置於摺疊之厚紙。或紙片。將此等紙片放於小管內。為殺除油蟲及其他害蟲之用。誘引劑之放置。須為蟲類易至之處。而其處須小孩及家畜不易達至。誘引劑又能自由分布。

### (一) 捉捕器

有數種害蟲捉捕器。頗為有效。且可介紹於用毒物不相宜之處。此法應

用得宜大可減少蠅類之數。較之用粘品。或蠟紙。或用種種器具更佳。而用蠟紙在家室或商店間則遺留極不雅觀之印象。用是種方法包被蠅類。其種子不被殺斃。祇有助於蠅類能至之處。防止微生物之傳布耳。換言之。常用誘引劑或捕器可以較少之消費。而得十分有效之結果。且其處之外觀無凌亂不潔之弊。

捉捕器之結構。須適於昆蟲之特種情況。務使其易以走入而不能逃出者為上。現今蠅類及油蟲之捕獲器。十分有效。市上出售者固有多種。但能以家庭之智力亦易製成。吸引蠅類及油蟲之誘引物確有成效者。即用水三分或四分與已醇之糖計一分之泥和物。其器每日用沸水洗滌一次。改換誘引物。蠅類捉捕器之結構。須有極富之光線及上部透明。不然則誘引物不易窺見也。

捕跳蚤及蚊蟲之種種設計頗可利用。但不甚廣。

### (二) 溫度之限制

家室中驅除害蟲以溫度制限之。頗有趣味。且亦甚為有效。其方法甚簡。但不常用。在甚冷之氣候。或嚴寒之冬季。其室不能住人。而僅於夏季可用為居住者。即溫度特著在冰點以下。如有害蟲之家室如此繼續數星期。其卵子、新孵之幼蟲及大部分之成蟲。均可消滅。

較低溫度及能準備使用之技能為有效者。即繼續之高溫。所謂破壞之目的。是耳。自法倫氏表 (Fahrenheit) 115 度及其以上之溫度持續使用有害蟲之家室。則對於跳蚤、油蟲、臭蟲、其他昆蟲及卵子立刻破壞。其持續之溫度與濕之存在與否。無甚關係。夏季家室之高熱或其良好之氣候。用溫度至 130 度 (法倫表) 之熱。則無害於室內之材料及用具。然對於害蟲之破壞。甚為有效。衣服及其他材料設有害蟲侵染。可暴露於



室中。用所指示之溫度加熱一小時。又便。刊煮沸於水中洗滌。亦能驅除害蟲。

自由使用熱水或流動蒸氣破壞害蟲卵。頗稱有效。此法對於有感受之家具。線織物。及其他與得接觸之物。絕無危險。特別適宜於床榻中之臭蟲之破壞。家室及花園中之蟻。衣服及纖維質等織品之蛀蟲之卵。子。但須以水而不受損失者爲限。及油蟲等之破壞亦佳。

在溫暖之季。將織物曝曬於日光。則得乾燥。必須之熱度。驅除蛀蟲。頗有效。

### (三) 貯藏法

用冷貯藏法保護一切纖維質。頗流行於今日。家室用具。氈類。門簾。大衣。地毯。毛織物。棉織物及其他商品。則使用之。故冷貯藏室及樓房。爲現今商業企業上管理良好整備之一部。保持其溫度在法倫表四十度以下。保存物在貯藏室中支持一定之溫度。使之經過適當之時期。乃可。如衣服或物件。即未經清潔刷洗或流通空氣者。放置於冷貯藏室之。蛀蟲之存在。雖不被破壞。則留下不動。冷却數月。則衣服中之幼蟲。每自冷貯藏室移至溫處。大抵即行告死。但亦見有生活者。

貯藏不僅關係於在貯藏之經過中而受保護。且能毀滅蛀蟲。而使物件有秩序之保存。普通將衣服等物件洗清後。數次改變其溫度。即初置於冷却處。再移置於溫室。終乃收存於適當之貯藏所。由寒冷而至溫熱。驟然改變溫度及其相反之法。已破壞一切蛀蟲及多數其他生活之蟲。近頃家室用具及毛織物之衣服等出售者。特別有蛀蟲之保險。其例即材料對於蛀蟲之危險完全免除。給以執照。以作保險之證。即其新鮮之材料。會用特別方法處理。對於蛀蟲之危害。業已却除。

縱使材料之出售處。如近今之精密。尚須視處置得法與否也。在著者之見。衣服中之破孔。其爲蛀蟲而起與否。欲對簿於公庭之前。亦爲一難事。行是法之處置及實際上以同一目的之材料。用化學藥品防止種種害蟲之蛀蝕。亦未多年。今已證明本法祇有一部分之效力。而用化學藥品處置之材料。亦得因害蟲之蛀蝕而破壞之。每衣服平均之用。係一較短期之經過耳。故吾人欲明知化學方法。是否能保持衣服及同樣材料能永久免除蛀蟲之危險。須俟蛀蟲期之經過。方可決定也。

晚近市上有蛀蟲袋出售。用以貯藏衣服。有數種含有柏油臭。其他有用揮發性劑。前日無特著之進步。後者乃放散臭氣於密室或冷貯藏室。所用之紙須著色。重而且堅爲上。

常用堅固之包裹紙。或厚新聞紙。頗稱有效。用袋或包紙緊包衣服及毯。則蛀蟲不能侵入矣。但包紙及袋。一有破裂。或封固不密等。蛀蟲得覓其道而爬入。此須注意。

防蛀蟲袋及堅密之包紙。無殺蟲之效力。故放置之物。須完全無蛀蟲及其幼蟲。宜常洗刷。清潔。打撲。及日光中暴曬。而乾燥清潔時。更宜特別注意。各摺疊。包裹。空隙等。洗刷。再將是等清潔之材料。保護於報紙中。或置於緊閉之箱內。而封固之。箱亦須無害蟲蔓生之危險。

帽。衣服。皮件及其他物件之保護。須先清潔。再置於未破之板箱或盒內。用粘性麻線或樹膠紙封固之。尋常之箱櫥。鮮能防止蛀蟲之浸入。柏油箱如構造完善。有殺蟲之效。衣服。毛件。皮件。枕頭。地毯等。先須處置完全。再包以包紙。或入箱內。亦頗要緊。

### (四) 薰烟劑

貯藏處爲樓頂。底層。地窖。倉庫。或空室。宜排列有秩序。時時除去塵埃。窗戶及其他通口。須用遮廉。而於一定時間以內。務使通氣。一切箱子或包裹等。宜置於離地之架上。報紙雜誌及其他物。及易以吸濕。因此宜隔開含濕之四周。且必要時。宜置於緊蓋之器內。



屋。此種氣體或蒸氣對於細菌 (Bacteria) 之壞滅。其效固小。但用以撲滅害蟲。誠為標準之良劑。凡鼠類害蟲及動物。均能以青酸氣體而被殺。尚有一特長之點。用本氣體薰蒸。即在藏匿處之動物將越出。故無死屍。倘遺存或腐敗之危險。如所用之材料純潔 (通常用青化鈉及硫酸之混液) 則所得結果。可不致令屬失光及家具脫色之弊。青酸氣體極毒。如吸入之。即害及吾人之性命。去年美國內佛台 (Nevada) 洲。用死氣殺斃一判決死刑之犯人。亦即青酸。故須先明其特性。方可入手。煙烟也。凡常人及不注意者。當以不用為上。至不得已時。他種方法均告失敗。則受害之家庭。可請有經驗之衛生家及醫藥家使用之。

實施時人及家畜均宜離去家室。如所煙之家室有鄰居毗連或結構不密者。亦當勸其暫離。在煙烟之前一切火器。概行熄滅。又液體濕食品。或物之能吸收濕氣者。亦當屏棄。施行之時間最少六小時。但完全之工作須十二小時。

燃燒硫黃所發生之烟。可用作驅除害蟲之有效品。然使用之法須擴散完全。

茲將使用法述之如下。此不僅應用於硫磺。即他種煙烟劑亦適用之。

(一) 計量室內之容積。即處置室之長闊高相乘。則將所得之乘積而計之。然後核計材料之比例量。大抵用硫黃煙烟每千立方尺之空距離。用硫黃五磅。放置紅炭少許及酒精或偏陣於硫磺頂部之凹處而燃燒之。

(二) 煙烟完畢。開放窗戶。於是可使氣體散逸。

(三) 為防止氣體散失起見。則將通孔之窗。烟突及其他開放之戶閉結之。其孔隙用棉花。廢布或廢紙封固。其出口俟煙烟時。乃至外面處置。

(四) 食櫥書櫥抽屜等宜完全開放之。其他一切物件亦須展開而疏鬆之。網之務使各氣體完全達到為止。

(五) 發生氣體之器選用適宜之盆。最佳用鐵製之淺皿。高三寸至六寸。直徑一至二寸。用粉或疏鬆粉碎之條塊。將皿置於磚上。則磚置於水中。

(六) 走道之出口須先排放。使工作者可立即離去。

(七) 煙烟之時間。最少須十二小時。或二十四小時。依上述一切方法悉心執行。則煙烟方為有效。但常人鮮能應用上述使用之方法。因估計驅除家室害蟲之價值。在常人之使用甚小。使用本法時。如有濕氣存在金屬器則變色。且濕分過高。用具亦將破壞。油蟲及臭蟲之卵。雖硫磺煙烟法亦不能破壞。此一缺點也。

福爾買林 (Formaldehyde) 氣體對於微生物 (Bacteria) 之破壞頗為有效。則昆蟲或亦有效。似可信也。實則大誤。因福爾買林對於家室害蟲不能殺滅。在不住人之室。可先用福爾買林氣體撲滅微生物。再用硫磺或青酸氣體以殺害蟲。但此二者氣體不可同時並用。先使第一種氣體作用二十四小時以後。復發生第二種氣體則可。

二硫化碳 (Carbon bisulphide) 為櫥箱暗室及小緻密結構室中之蛀蟲。油蟲。螞蟥等之破壞特稱有效。在一千立方尺之容積。用此液八磅至十磅。其他一切氣體或蒸氣用作煙烟劑者。皆比空氣輕。故發生之氣體可以上升。則二硫化碳重於空氣。故須置此液於頂部或近天花板之處。漸漸使氣體逃出。與空氣混合。降至底部。使用之時間最少六小時至十二小時。欲得完全之效。則溫度須在華氏六十度。其所處置之四周溫度愈高。則其氣體之効力愈大也。

二硫化碳之蒸氣。苟能密閉完全使用。實際上頗有價值。氣體發生時。其周圍及內面不可有火。又此種氣體如入人體過多。則生種種著明之疾病。其結果不僅窒息已也。且說明中毒。故施術者留於室之周圍。每生昏暈。而本蒸氣似有作用於心臟。故有心臟病者。使用此氣體時。須注意之。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已稱許為二硫化碳代用品。其發生氣體之法與二硫化碳同。即以液體四氯化碳盛於瓶內。而置於室之頂部。此氣體比空氣重。既不發火。亦不爆烈。且無二硫化碳之發烟時之刺激及毒性。但其効力僅為二硫化碳之半至三分之一。故每千立方尺須用四氯化碳二十磅至三十磅。夫本品効力固佳。則製成此煙烟劑。經濟上似不甚合算也。



# 北京西郊一帶農村調查

必達

口農人對於衣食住的衛生情形。衣食住。是人生的三大要素。農人對於個人衛生。以及公眾衛生。不知講求。所穿的衣服。夏季褲褂（長衫子）多用藍色粗布。汗液臭氣。不知洗滌。且衣服無多。無可替換。冬季棉衣。污穢不堪。鞋襪破舊。形同乞丐。毫無衛生之足言。至於每日飯食。多用米糧。小米煮飯。蒸窩頭。貼餅子。生醃野菜等。夏天每天早晨煮飯一次。以供一日之用。冬天早晚剩飯。無論腐敗與否。次日必食。

農人不素最喜吃驢馬、驢牛等肉。以及駝肉狗肉。不管病症傳染。既食之後。每每輕者致病。重則有生命危險。農人對於飲料食物。不講衛生。如此所住房屋。無論土房瓦房。一間或二間。裏外面抹飾白灰者（石灰）少。抹泥土者多。並不裱糊。隔屋內黑暗。不透日光。前簷土坑舖。一邊燒煤攪火。一邊用柴草燒炕。煙氣薰人。窗戶既小。又不用玻璃。致室內空氣。齷齪異常。夏天潮濕。不知消毒。蚊蠅（村中蒼蠅最多。為南方各省所不及）臭虫到處皆是。屋內氣味難聞。且每日不知洒掃。不置痰筒（痰盂）隨處吐痰。不愛清潔。不講衛生。又如此。

村中農民對於過年過節的風俗。農家每至年節時候。飲食總與特別豐。農人理想。在一年之中。每年何等勞苦。盼至過年過節。藉此吃喝。歇工。商家清理賬目。農工支算工資。第一歇幾天工。第二飲食從豐。第三逛廟聽戲。第四到處賭錢。每年舊曆新年。鄉間風俗。注重迷信。

未至除夕前三四日。家家戶戶。老少男女。一齊忙貼對聯。掃除房屋。糊窗戶貼字畫。磨麵推碾。軋黃糧（糯米）蒸饅頭。做年糕。宰豬羊。預備年菜。進城買物。要賬還錢。除夕之日。佛前設供品。院內燃燈。女子插花。孩童放燄。衣履一新。鄉間俗語云。「打一千。罵一萬。三十晚上吃一頓飯。」過年景況。真是「老叟點頭稱雙歲。孩童拍手賀新年。」無論在街在家。見人總要說句吉祥言語。如「新春新禧」「發福生財」「諸事如意」「各自平安」等話。每逢三十晚上。有貧寒之人。往各家送財神紙馬。至門前喊叫「送財神」「送財神」。夜內炸素菜。包素餛飩。不到天明時。各家即用素餛飩餗餗。供佛接神。合家大小男女。焚香叩頭。元旦日。家家戶戶拜新年。舊曆五月初五日為端陽節之期。農家祭神上供。用櫻桃桑椹江米（糯米）粽子。門前插蒲草艾葉。又粘貼五毒神符。飲雄黃酒。除瘟避邪。小孩子們用雄黃酒在頭上寫王字。兩耳兩鼻。滿抹雄黃。以為可避五毒。各家好吃好喝。併歇工一日。七月十五日。名之曰鬼節。農人祭掃墳墓。燒錢掛紙。或者再用紙包袱。上書故去三代宗親姓名。供在坑桌之上。正午送至門外焚化。各處廟宇。或辦善會。或建設濟孤道場。請僧人念經放焰口。焚化紙糊法船。超渡一切無主孤魂。其實僧家。借善事之名。乘機斂錢。八月中。農家無論窮富。皆供月宮。供品多備各種鮮果。點心用自來紅。自來白（皆月餅也）。大小成套月餅之類。村中諺云。「月到中秋格外圓。」



「到了晚上婦女拜月。焚香上供。最可笑者。必得用大枝毛豆(黃豆苗)一捆。不解其意何在。此地俗語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說。拜月之後。合家大小。即在月光之下。隨便吃吃喝喝。村中諺語有「七月十五日哭喪鬼節。八月十五日填喪吃喝。又有一年過中秋月過半」之說。以嘆光陰之快。冬至節吃餛飩餃子之願。夏至日吃麵。總之農人年節習慣風俗。無不為迷信所使。

■農人對於現處環境之感想及所希望的與厭棄的。鄉間農人現處於黑暗環境之中。只知顧慮自己本身之利益。並無合羣思想。又缺乏團結的精神。就只「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農村如同散沙。並無團體組織。不管國家政治。軍閥政客。任意橫徵。商人欺騙。地主勒租。無可奈何。只得甘心忍受。

背地垂頭喪氣。種種痛苦。每遇於農民談話之間。他們也很願意有人提醒。有人領事。改善環境。除去不平等階級。希望他們的生活改良。智識增高。農人心中所厭棄的。是環境惡劣。無法生活。農人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 預告

中國今後中央地方財政之劃分。當為一最難解決之事實問題。近有英人某君在北京政治學會講演英國中央地方之財政分權問題。旁及中國財政之將來觀察。極有參考價值。茲已得原稿。由本報記者姜伯君著手譯述。最近期內。即可發表。

■農人對於不滿意的環境。心想的情形。農人對於危險萬狀的環境。直接受軍閥政客土匪地主劣紳等種種的壓迫。間接受帝國主義惡勢力的摧殘。心中如何能滿意。故都想恢復自由。只是苦於沒有抵抗壓迫的力量。又沒有鞏固自衛的團體。以致無可奈何。惟有彼此歎息而已。

■西郊一帶各村莊的組織情形。西郊各村並未分鄉分社。原歸京營管轄。自民國十三年取消京營。開辦警察。改稱西郊。設立總署。內管轄五個分署。每一分署界內。劃分四路。每路分為兩段。每段設立派出所一處。界內五六村不等。西郊共有四百五十四村。各有村正村副等名目。辦理本村公益之事。

西郊往西管三十里以外。歸京兆宛平縣所屬。共有五百二十八村半。縣內共分三鄉。一鄉分三社。每社分四圖。一圖分四甲。一甲之內。共有村莊數目多寡不等。有鄉長有社長有催頭。各甲設有「厘正」以征地丁各村設有地保及巡警用以保護村民。

■村中辦公事的人選舉及任期。各村辦理公共事宜。由本村各住戶大家公保為首事。俗呼之為「本村會頭」。推舉首事人若干。又由首事之內。大家公保某人為「村正」。某人為「村副」。與首事人等。共同辦理本村各樣事宜。所舉之首事人。不講資格。不論人品。以有財產者為合格。在本村當會頭。任期永久。除死力休。村中公事。內容複雜。百弊叢生。各村會頭慣用壓迫手段。農民甘受其苦。村中若有公事。例如祭神焚香。獻戲。還愿等迷信。首事勒令捐錢。農民惟命是聽。稍不服從。如狼似虎的。首事虎假狐威的會頭。將人扭至廟內。百般威嚇。私立法堂。擅自處罰。農民敢怒不敢言。其他各種公共有益之事。毫無成績。所謂公事。只勞民傷財而已。村農之苦。乃不堪設想矣。

(未完)





#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三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 (一)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所政會。自八日開會舉出兩委員會委員後。第一委員會即於九日報告德國請求入會事。主張組織股員會。依照尋常手續辦理此事。該委員會贊同張伯倫之建議。以法意日比古巴。瑞威南斯拉夫。布希臘及南愛自由邦組織股員會。討論此事。股員會後以張伯倫爲主席。集議一切。十日續議後。股員會一致贊成德國加入。認德國已履行其義務。報告書於十一日提交委員會。第一委員會即一致核准此

報告書並通 在國  
過張伯倫提 際聯  
交議會贊成 議德  
德國加入之 國立  
議案。張伯倫 入加  
被推爲出席 政會  
者



威德樊相外比

議會之報告員。股員會對於下列問題。(一)德國請求書合格否。(二)德國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爲人承認否。(三)德國有穩固之政府與切實之疆界否。(四)德國是完全自治否。(五)德國軍備義務已否履行。皆已確認。聯盟議會則定於三月十六日開會。以便投票決定德國入會問題。

願事猶有未許樂觀者。以承認德國入會問題。行政會雖決定提交議會。而行政會擴大問題尚未解決。依然大有阻力也。白里安重抵日內瓦後。空氣雖稍見佳。而十一日行政會開非正式會議時。此問題迄無解決之望。巴西代表力爭永遠會員席。而法國又爲波蘭爭此一席。德國瑞典則堅決反對。各不相下。於是簽定洛迦諾條約國即所謂五大國之代表。十二日開祕密會議。討論此事。仍無決議。據哈佛通信社電。謂議定下述試行解決法。一、德國立即准入國際聯盟會。而列席於行政會。二、添設新永遠會員席之問題。交審查聯盟行政會組織問題之委員會辦理。俟九月間繕具報告。三、波蘭立即得行政會非永遠會員席。但十二日晚德總理路德博士拒絕此項調和辦法。白里安則稱此種辦法已達協約國讓步之極度。雙方爭持。已使繼續談話之各種努力爲無益矣。十四日氣象稍佳。比外相樊德威提議德國可立即在行政會得一席。然後德國聲明贊成增加一非永遠會員額。至於何國應得此非永遠席。則聽令議會於九月間決定之。德外長史特萊斯曼發表一文。大旨謂德國準備於入會後解決各懸案。俟九月間集議時。德國準備服從議會大多數之意見。以決定孰應加入行政會爲非永遠會員之問題。其意與比外相所提議者相髣髴。十五日。德外長又謂渠已得瑞典自願辭去行政會席以讓波蘭之



消息。蓋瑞典代表處於雙方夾攻之下。且以瑞典列席於行政會。已歷四年之久。應有變更以資調停也。但巴西堅強態度依然未變。決計如巴西不得行政會永遠席。將投票反對德國入行政會。現聞行政會已聯名電致巴西政府。請予維持。而聯盟議會原擬十六日開會。亦以此故。展期至十八日集議。以期多延時日。俾可徐謀解決關於德國入會之僵局也。

▲日本政局 日本議會。此週間竟大演武劇。其原因則以政友本黨之中野正剛氏。前曾提出田中大將舞弊案。提議將政友會議員小川平吉等交付查辦。致激動政友會方面之反感。蓄意報復。六日會議時。政友會提出長質問。宇垣陸相答言。石光中將之建白書本無足取。三龜主計之摘發。亦事實無根。若槻首相亦謂宇垣陸相之答辯。聲明對中野正剛氏之演說。不能負責。政友會令無如之何。乃於九日提出中野代議士自決決議案。形勢頓呈緊張。本黨則提出山梨大將財產調查案。針鋒相對。十日憲政會政友本黨新正俱樂部三派。對於政友會決定為持久戰。主張自決決議案上程。柏谷議長即報告散會。政友議員與議長即同時退席。故無結果。十一日下午。中野自決案在下院本會議提議。政友會牧野良三氏指中野為共產黨。並發言反對本案之議員。當與中野君同樣負宣傳赤化之責。因此本黨方面視為侮辱議員。逼令取消發言。但未見取消。本黨方面遂提出緊急動議。主張懲罰牧野。但以政友會方面之猛烈妨害。不能發言。議長於喧擾中宣告休息。晚十時五分再開會。議場依然喧擾。議長乃宣告延會而散。散會後。政友會與政友本黨院外團等在議院廂下互相毆打。各有負傷者。經此一度武劇。政友會決以東總務為先鋒。仍繼續其暴力行為。而與黨三派亦決變更議席。將有腕力之議員支配前席。預備對抗。因之柏谷議長即露去意。日政府及憲政會竭力慰留。十

三日下午院本會議。對於中野自決案。決定延緩採決。先將中野交付梅田查問會。調查其行動。牧野良三氏則釋明失言。擾亂議場事。由議長在議場宣言。待調查後。取適當處置。故議院危機。一掃而空。柏谷議長亦不再言辭。決定留任。下院雖尚有勞動法案。民事訴訟法。出版物法。及其他議案。未曾解決者不少。政友會今後之態度如何。亦不得不慮及。然就大勢而論。已過難關。故若無重大事件突然發生。則解散之事。當然可免。但查本屆議會。僅餘兩星期之時日。重要議案。為數尚多。故一般人士皆逆料不免延長會期耳。

關稅法改正案。憲政會與本黨協議之結果。成立妥協案。後十日提交下院本會議。議至深夜。政友修正案卒以百十票對百八十九票否決。而將委員長報告之修正案通過。十一日貴院本會議討論此案。因德川義親候等反對。即交委員審查。至田中山梨兩大將之告發事件。現在東京裁判所由石田主任檢察官為詳細之調查。真偽尚未判明。聞兩大將擬自動退官。陸軍省則加以警告。請反因此被人誤解。反為不佳。梅田代議士查問會。十五日決議。認梅田之行動損壞議員之體面。決定交付本會議云。

因田中大將事件。引起陸軍機密費之疑雲。十日犬養毅氏訪宇垣陸相。效勸公表機密費用途。惟政府方面以此事影響各部甚大。頗有不願聞。日本陸軍機密費。從大正三年起至十年止。其總額共為二千四百五十萬一千元。大隈內閣時代為十五萬二千元。寺內內閣時代為三百四十一萬四千元。原內閣能代為二千〇六十九萬五千元。加藤友三郎內閣時代為二十五萬元。勞動組合法案。為殘留於本屆議會所未解決之唯一騷擾議場問題。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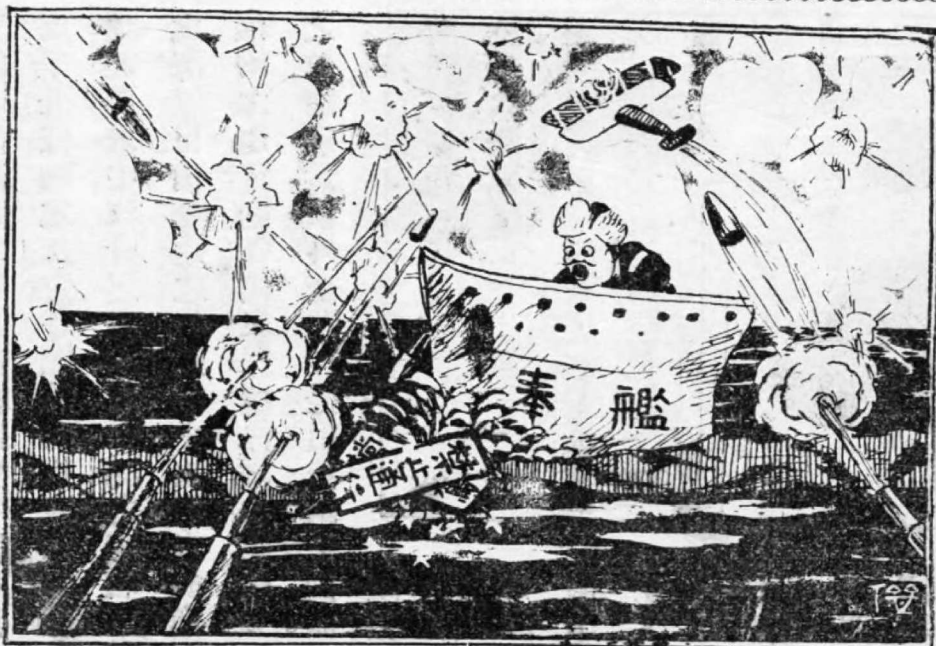
派對於此案。皆未決定其態度。憲政會內。亦有相當急進的修正意見。但若槻首相對於黨幹告聲言。謂鑒於上院之空氣。若再加急進的性質之修正。勢必將在上院否決或打消。但政府從社會政策上之見地而論。實欲該案之實現。不忍聽該法案之消滅。故希望求政友本黨之諒解。通過該法案。而黨幹部亦決計與之取同一行動。努力使該法案成立。政友本黨之意。雖決不以原案為滿足。但亦不欲因修正之故而致不成立。故結局將修改詞句。依憲本兩派之提攜。而政府案終將通過下院也。

▲法國政局。法國自白里安內閣辭職。普恩賢凱勞等繼任組閣之說紛起。然白里安八日自日內瓦歸巴黎後。一般印象。皆以為白里安將組新閣。至九日晚。白里安果接受組閣之命。十日晨十時。法國九度總理之白里安。居然以十小時間組成內閣。九任揆席。十時組閣。此種成績。前所未有。新內閣之色彩。仍為左翼。惟較前略傾向於右翼。計包含急進社會黨六人。共和社會黨二人。左翼急進派二人。左翼共和黨二人。及不在黨之眾議員一人。白里安自兼外長。貝萊長財政。馬爾維長內務。班樂衛陸軍。拉摩魯長教育。六日投贊成政府票之眾議員。決定組成永遠多數之團體。日未投票者。或亦將加入此團體。惟社會黨則否決扶助政府之動議。白里安視聯盟會事較巴黎政務尤為緊急。故十日夜又赴日內瓦矣。

## (二) 國內之部

▲北京財局。賈內閣人物之最起勁者。當推賀德霖。十二日訪安格聯。告以擬將德奧庚子賠款用金馬克計算。每年磅餘三百萬。發行公債三千萬或三千五百萬。每月提三十萬。存中國、交通、鹽業、金城、中南、大陸等六行。謂此項非關餘。乃關稅全部性質。政府當有支配權。安氏答無成見。

但恐影響整理案公債。請容考慮再答覆。但閣員會議數次。勢在必辦。賀連日與六行磋商。六行會商後。仍嫌三千萬數額太大。十五日。賀令公債司擬就十五年新公債條例。十六日提出閣議通過。大要(甲)額二千萬元。(乙)九扣發行。(丙)實收八四。(丁)週息八釐。(戊)用途(一)中央三個月政費。(二)使領經費。(三)收回春節庫券。(己)以德款金馬克餘款及春節庫券基金為基金。(庚)分三期交款。每月一次。該條例由賈送府。請段核准。一面再與六銀行接洽承銷。但能否發行。尚無把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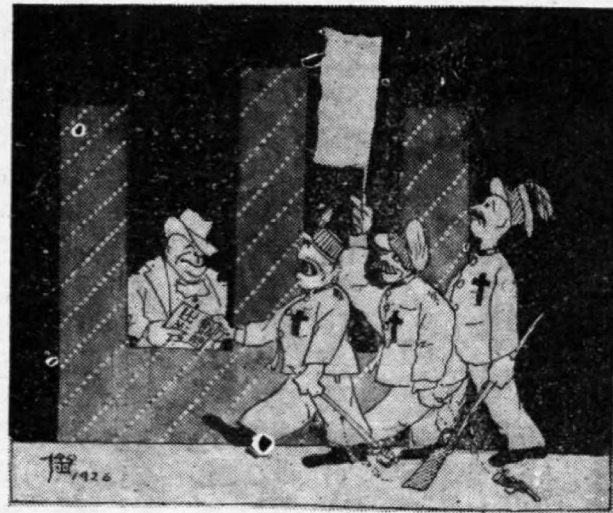
改六月十五日。華未允。擬讓步至六月一日。相持不決。美代表主張實施前六十日公告。再定十五日運貨期。惟日本主照上陸期算。英美主照裝運日期。亦無結果。會因停滯。而關稅會議又以外長無人。關會主席。推定蔡廷幹臨時擔任矣。

▲關稅會議。關稅會議分委員會。十二日開第四次會。討論關會未竣前。先施行華會二。五附稅。華代表主張四月一日。法主張七月一日。荷歐使調停。



▲法權會議。法權會議十五日續開會。王寵惠主席。說明自治法規及國籍法。旋又將司法行政法規及監獄囚人法規。擇要解釋。時已過午。定本月二十三日再續開會。至領事裁判制度。須俟法規審議完竣。方時討論。故出京調查日期。尙難決定云。

▲滬案交涉。外部接朱兆莘代辦電。收回滬廨及英工部局增加華董。英外部東方局長。認英政府並無成見。交還公廨案。尤望從速解決。工部局新董亦於十八日宴請中外紳商。略談此事。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十一日致外交部電。呈報五卅損失。總數計銀三百六十七萬一百四十五兩九錢。又國幣七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卅一元一角五分。請向英使交涉賠償。以平公憤。但不知能否如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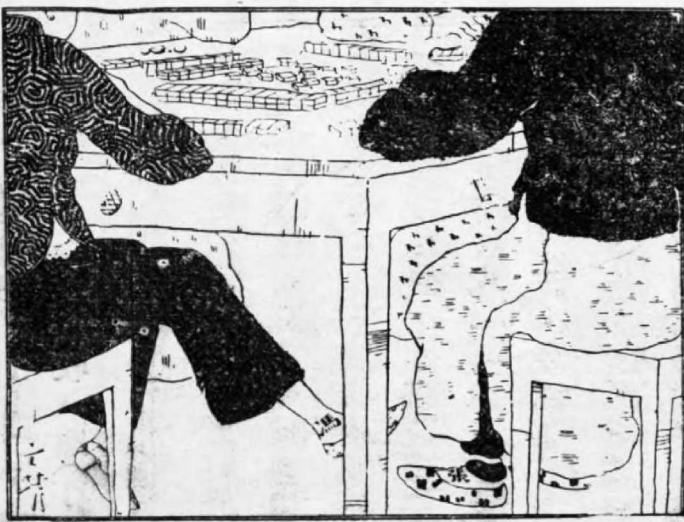
還繳照護

▲中俄會議。中俄會議賠償委員會。十一日開會。俄方完全拒絕我國提出之賠償案。謂盧布失效。出於不可抵抗原因。不能負責賠償。我國仍駁復。領事協定。尙有領館人數。及國際貿易局兩問題未決。留交雙方代表商定云。

▲大沽事件。大沽事件。應分兩點紀述。一爲大沽封鎖問題。一爲日艦砲擊問題。今分叙如下。

(一)封鎖問題。近以直魯聯軍利用渤海艦隊。進襲大沽。國民軍遂有所戒備。八日晚起。國民軍在大沽口埋水雷。實行封鎖。禁止通航。而英日

領事則提出抗議。鹿鍾麟於十日始允許相機放行外輪。惟提出二條件。(一)外輪不得運奉兵械。(二)外輪入口。不准隨帶奉艦。須由外團担保。顧外團則九日集議後。十日由領袖荷使歐登科向外部提出抗議。段謂大沽口封鎖。青島海軍與大沽砲台南國民軍繼續交戰。阻碍海道安全。天津秦皇島間之鐵路亦被阻斷。北京與海道之交通。已完全折斷。實違反辛丑條約之規定。各國外代表對於此種情事。特提出最急切之抗議。並要求中政府迅即制止中國之交戰軍隊。停止阻斷經行大沽海口之海道自由交通之行動。設中政府未能進行完成此種目的。以符辛丑條約之規定。則各代表保留保護外國船隻及維護天津港口出入自由之討論權云云。外交團於提出抗議之同時。並電令天津奉天濟南三處領袖總領事。分向孫岳鹿鍾麟張作霖張宗昌提出同樣之抗議。外交團十五日午又開會議。議決根據辛丑條約。抗議封鎖有碍航行。至大沽口艦會事件。由中日交涉不提共同抗議。同日駐津英美日法義各艦艦長。亦在英艦會議。討論此後大沽航行安全辦法。決向國奉雙方警告。十六日。外團又提出抗議。略謂前次照會中所提辛丑和約各國之要求。未見有何效



果。特商定於三月十六日四時由海軍司令照會大沽砲台司令及青島艦隊司令。其文如下。『有關係各國爲維持條約權利國際商務及辛丑



和約規定由東達海自由通行之特殊權利計。特要求（一）由大沽口至天津之戰事須全停止。（二）水雷及其他障礙物須全移去。（三）航行信號須全恢復。不得再行相擾。（四）各軍艦須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國航務。（五）除海關人員外。不得再檢查外船。』上開各條。至三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時止。倘無滿意答復。各國海軍即取相當方法。維持津沽交通。排除一切障礙云云。事態至此。乃益見嚴重。京津雙方當局。正在商議答復方法。而日本駐華海軍則已有應急之準備矣。平心而論。封鎖港口。阻礙交通。不獨外僑感受痛苦。即吾國民亦當然痛恨。但如屈於外人一紙抗議之下。而遂許外籍船舶得以獨享通行之權利。則實為我國之恥辱。須知今日外人之所藉口者。為不平等之辛丑條約。然則此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廢。吾將永受束縛。為今之計。在條約未廢以前。吾國民宜督促雙方。自動停止太沽口之作戰。恢復交通。毋予外人以口實。同時則駁復使團。毋使其託詞干涉內戰。然後努力為撤廢不平等條約之運動。以根本解除此項束縛。而保證國防之完全。

（二）日艦問題。大沽口封鎖交涉尚未解決。日本急以護僑為名。由旅順調遣十五驅逐艦隊。藤、萩、吹雪四艦。駛赴津沽。日領事要求免查。事前預為約定。上午十時藤號一艦入口。及C字旗號。乃十二晨此預約之藤號一艦並未准時開到。至下午三時。始有藤及吹雪兩艦駛經大沽砲台。守兵發空槍令其緩行。日艦不聽。反以機關鎗還擊。守兵更疑係奉艦。乃以實彈還擊。日艦始退。據日方稱。藤艦主許大尉重傷。移旂號運旅順。但無生命憂。事後鹿電告外部。請提出抗議。乃日使反向外部抗議。振振有詞。謂我守兵開砲傷及日人。實內閣乃派員赴津調查真相。以備應付。據日使十三日致外交部之牒文。略謂日政府鑒於近時大沽附近之狀

况。特派驅逐艦四艘至塘沽。十二日午後二驅逐艦入口。一切部署。異常謹慎。不意砲台附近之華兵。突發槍砲施擊。日艦為自衛起見。不得不回砲。退至塘沽。日艦軍需長受重傷。又徵傷軍官二員。此案引起重大之後果。今保留向中政府提出解決。此不幸案之建議。特先要求中政府諭令大沽華官竭力避免此種不幸事端之再起云云。天津日總領事亦發出同樣文告。諉責於我方。日政府則外相幣原及海相財部。均甚注意。外交省發表文告。謂日政府不欲施報復舉動。惟將要求華當局絕對担保以後。不再有此行徑。十五日。日本政府開閣議。決定適當之措置。一任海陸兩相主持。大概將俟中國答復協約國對大沽案之牒文後。再決定向中國提出要求。聞日內閣擬以友好單獨行動對付中國。謂其責不全在中國。故日方勢將認為誤會。就地解決。惟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永野少將。已由滬赴大沽調查真相。一面令知各艦待令出發。駛集津沽。似又有萬一之準備也。外部於十四日答復日使。略謂據鹿鍾麟報告。日艦原約十三日早十時入口。入口時須緩行。並在某地點稍停。俾中國守軍瞭望清晰。免意外誤會。日艦遲至十二日下午三時方入口。入口後行極速。砲台發號槍令緩行。日艦即還砲。傷十數人。國軍僅用步槍略禦。未還砲。事後鹿派人至日領處告誤會情形。日領尙表歉意。謂商洽未盡妥。至晚忽派人面鹿。謂日艦傷人。情形重大。鹿謂既被傷。應上陸診驗。答已回旅順云云。日使芳澤。對此答復。認為不滿。將提二次抗議。然天津電稱。鹿鍾麟與日領有田交涉。漸趨緩和。外船入口。仍照鹿之引水辦法辦理。日艦二艘已於十三日下午五時平安到津。總之。此事經過。孰背預約。孰發實彈。事實具在。曲直昭然。固未可容其強詞奪理者也。

▲直魯戰事。國民軍自七日拂曉佔領馬廠後。輒鋒在青縣集中。王鎮



淮旅則由右翼進攻滄北。而奪回滄州之訊。雖傳之已非一次。迄未證實。自十一日至十二日晨。雙方猛攻。損失極鉅。而陣線無大變化。蓋張宗昌九日專車赴滄州。與李景林協商。續調魯南隊伍北上助戰。在滄州築新戰線。準備反攻。李景林任東路。張宗昌任中路。褚玉璞任西路。據稱泊頭西南高川鎮。直魯聯軍左翼。十一日午擊敗國民軍。午後集中東光。即此以觀。可見中路戰事。當在滄州相持。而側路則在泊頭附近。國民軍方面。則謂十三日晚克滄州。西杜林。滄州東小吳莊。大王莊。薛官屯。將滄州包圍。十五日下午總攻。令十六日鹿傳霖岳赴前線督戰。前鋒已距滄州七里之姚官屯矣。

▲豫省戰事 豫省自岳維峻離鄭西遁。一說已被紅槍會擊斃。戰事已告一大段落。寇英傑四日率隊抵鄭州。與靳雲鶚會晤。寇七日抵汴。就總司令職。靳則赴漢謁吳。請示今後方針。吳佩孚委靳為討賊聯軍副司令。直魯豫聯軍總司令。兼河南省長。十四日。吳又下寇任豫督理令。委任狀交寇軍後方留守司令石龍州送汴。寇於十五日就職。吳靳並商定出十師北伐。靳任北伐總司令。鄂軍孫建業宋大需兩旅。仍調回鄂省。填防鄂東。以防贛方軍隊之進窺。至信陽城內之陝軍。則劉玉春宋大需馬濟十日會議。決函蔣勸降。限二十四小時答覆。十一日下午五時。簽定繳械歸降條件。而十二日仍未履行。吳十二日急電劉宋。限



祇帶着一個高帽子

三日內肅清信陽。劉宋即蔣等限十三晨七時繳械。保全生命。否則轟城。陝軍投降。十三日晚一部分繳械。十四晨全繳。俘虜分運漢鄭。遣送回籍。蔣世傑楊瑞軒田春生十四晚固車南下。十五日晚到漢。豫戰至此。可告收束矣。

▲奉國和戰 張學良抵昌黎。指揮進攻灤州盧龍。十一日下午總攻擊令。國民軍由鄭金聲唐之道指揮抵禦。盧龍國奉兩軍。激戰甚劇。國軍十四日電修麟閣電稱。奉軍乘北塘交通障礙。猛攻盧龍。遷安。激戰三日兩夜。仍在相持中。現萬福麟駐石門寨。穆春駐撫甯。盧龍間。天津日本消息。謂奉軍已佔遷安。灤州國軍逐漸退却。惟唐之道部仍守唐山。外傳失守。尚不確耳。奉國激戰之際。同時忽盛傳進行和議。甯非奇事。李鳴鐘十一日晚餞郭瀛洲等行。據郭云。張作霖覆郭電。允令前方暫緩進攻。請促國軍代表速來奉。協商停戰手續。郭遂於十二日謁段後。偕張樹聲出京。然鹿鍾麟電李鳴鐘等。謂國奉二軍和議。須奉方先實踐退兵。電末反對和議之意甚堅。故張樹聲雖赴奉。而郭瀛洲則已在津躲避。至張作霖因廿五日壽辰。假避壽為名。將赴前綫視察。奉省內部。王永江反對用兵。二月五日兩辭省長。用意堅決。張作霖頗不滿意。函覆請在家養病。隱然准其開缺。劉向清赴奉。擬令劉為財廳長。代理省長。吳俊陞等本擬赴金州挽留王永江。忽又中止。足見當局已決定不再慰留王氏矣。奉國和議。既等於水月鏡花。而段派則猶作此想。聞段擬發起和平會議。邀王士珍、趙爾巽、張謇、孫寶琦、唐紹儀。共同組織。斡旋時局。第一步請國奉停戰。再進而謀全國弭兵。十六日交閣議通過後。日內可發公函敦請。但唐紹儀已有表示反對之談話。可見此議亦不過空中樓閣而已。

▲湘省政變 湘省唐生智。聯粵驅趙。外間早有所傳。十一日。趙恆惕在



省署召各法團代表開會。商善後。隨即任命唐生智以內務司長名義。代理省長。准第三師長葉開鑫假三月。委張雄與代理。又委第二師長劉鏞為省會臨時戒嚴司令。維持治安。第三師全部開駐岳州。以避與唐軍衝突。十三日上午三時。趙離省赴岳州。晚即離岳東下。十五午過漢時並未登岸。聞將逕赴日本。至省長印交代理參謀長龔浩保管。秩序安謐。趙未行前。通電報告辭職。內財政實法五司長均請假離省。委科長代行。唐生智部劉建緒團。十四日由醴陵來省。十五日已到。葉琪、蔣鋤歐、鄒禮等電唐歡迎。即日來省履新。唐十三日電復省署。尙是謙辭。十五日。省議會又去電迎唐。唐乃允即來省。電知在省旅長何健及各要人。准於十五日由衡動身。約十六日上午可以抵省。粵中譚延闓部湘軍。亦已準備回湘。以張暉瓚為前鋒指揮。此後湘局當另有一番氣象矣。

▲孫陵奠墓。本月十二日。為孫中山先生逝世之週年祭。自京津滬漢粵桂以至各省各地。均有壯烈之追悼會或紀念會。南京方面。則是日下午三時。在紫金山行孫陵奠墓。冒雨到者數千人。鄧澤如主禮。禮畢後羣衆因他故衝突。惟奠墓禮已安完全成。其他各地。亦時露左右派之分道揚鑣。惟廣州各界。祭孫中山。精神最覺一致。汪精衛、蔣介石、伍朝樞、李濟、譚延闓、朱培德、李福林等。均有演說。汪演說孫革命事略。是日議決憲尊重孫著建國方略。遵守中山聯俄政策及容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案。反對一切修正或曲解中山主義。並反對西山會議。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及其號召之三月廿九日二次代表大會云。

▲兩粵統一。十五日。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開會。通過兩粵統一案。內容如下。(一)桂政府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二)桂軍隊全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三)兩粵財政。受國民政府指揮監督。李宗仁黃紹

雄已通電。贊成兩粵統一案。李黃並受任第七第八軍長。粵桂統一。此其嚆矢。至粵省內部。日前外傳第四軍有反蔣宣言。但並無正式具名。李濟琛及四軍全體乃發開謠電。近有不逞之徒。冒用本軍名義。造謠挑撥本軍及我第一軍之惡感。不知我兩軍於主義上有堅固之團結。友誼上有特殊之感情。何有彼此之分。濟琛等素以服從為天職。以黨義為依歸。只知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分。不知有軍與無軍之別。又第四軍函公安局。請嚴究挑撥傳單。即此可見蔣李有意見之說。乃三者之中傷也。

▲上海工潮。十四晚七時。上海全體郵差四百餘人。在郵務公會開會。討論關於工作時間及其他問題。提出四條件。十五晨由郵務公會向當局交涉。限二十四小時內答復。如無圓滿答復。即採取罷工手段。其要求條件為(一)工作時間恢復原狀。不得過八小時。(二)履行上次復工條件。(三)確定告假日數。病假不得扣工資。官醫亦須由公會聘定之。(四)存款及保證金。不論因何故離局時。應即立刻發還。嗣經往返調解。至十六日告一段落。交涉結果。暫不增加班次。餘俟正郵務長回滬後再行交涉云。





# 詞調 (續)

宣雨蒼

展成風聲。將慢令各調譜入者。其律斷非中國之舊有。然其聲亦間有可聽。嘗記其喝火令一譜。與詞譜稍異。而音尚颯颯。頗近崑曲。時方長夏。其所譜。為填一令。以當蓮歌。詞曰。三十六陂外。水香開白蓮。江南舊曲唱田田。為問幾分湖雨。幾湖烟。為問湖烟湖雨。今日是何年。音調殊哀以怨矣。

風琴樂譜。以較中國之樂。不唯古樂。即比倚聲。其難易不啻霄壤。村學究。數黃口兒。均能唱和一堂。其聲淫哇。噍殺。具勿深論。而歌詞俚鄙。尤出里巷風謠之下。用之校中焉。用之軍中焉。風尚如此。尚欲與之言樂律。言倚聲。非秦咸池而享爰居。有不垂頭欲死者邪。是誠不可以已乎。

內典入文字。最為高尙。然必用之適當。方稱合作。萬一不求甚解。草率拈來。不第不能成詞。且不成語。如前載以窄波名詞代塔者是矣。唐人多通佛學。其運梵典。絕少譌謬。兩宋以後。已有強作解事者。不可為訓。前清以來。至於今日。其自號著作者。尤喜用之。然十人而誤者八九。亦可知今不逮古矣。

黃仲則竹眠詞。亦嘗數用梵典。工否不一。如金縷曲報勞。廉叔手書大悲咒。以贈有云。檀那衣鉢。何曾客。其全詞甚佳。唯此句義獨晦。蓋檀那。譯即布施衣鉢。為師弟授受淵源之表法。如禪以心印授受。律以戒行相授受。如此可得名之衣鉢。此曰檀那衣鉢。則似以布施相授受矣。檀為六度

之一。義兼財法。其所言財法者。乃以法以財為施。施與授義相若。循其詞義。非兩義複出。即成以衣鉢為現前法物而施之矣。故甚不可。又清平樂河間曉發。有云。替戾聲催裝上。馱替戾鈴語也。見佛圖澄傳。此則不唯精當工貼。且將顯神形容入妙。如此運用。便是作家。

竹垞於前朝詞人中。號為博雅。自無間言。然其滿庭芳詠佛手柑詞。並不取多搜梵典。不過白牛露地。鹿女雙林。略舉一二。且以活筆襯之。雖覺稍泛。尚無疵戾。殊有自知之明。長於後來儉腹高心者多矣。予因竹垞此詞。亦嘗擬作春風。島娜一首。稍信運典。處無可訾議。附錄於此。詞云。正拈花倦了。遊戲人間。分簷。荀獻。墨。問。攜歸誰解。結巾妙用。供來合送。攬几餘閑。薰得天香。沁回塵夢。接引休嗟。入勝難。為要圓通。鼻功德。兜羅綿相示。君看。堪笑。衆生顛倒。低垂下處。莊嚴事。錯認般般。真嚼蠟。也稱柑。撐拳。或有豎拂無關。轉語空猜。後身金粟。比量不似。前度銅盤。何如還去。對茶鑪。藥鼎。黃龍一指。于細重參。此詞工切。似已完備。唯絕少寄意。即予所講事類詞也。雖佳。亦不應錄。故屏之集外。而尚贅此者。聊以標運用梵典一格耳。

蕘術館詞選。梁啟超託其女令嫻名所輯也。自唐迄今。不盡純萃。彼新學家眼光。無論何事。例視他人別具一副。原無足異。其於今人中。極稱鄭叔問氏。錄詞甚多。然所錄者。大半皆叔問自刪之作。不盡今集存者。遠甚。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叔問之心知。自高出執衡之知人。

叔問樵風樂府九卷。誠晚近倚聲之卓卓者。自光緒甲午戊戌庚子以來。所作寄意深遠。具有家國之感。宣統辛亥後。遂絕筆矣。宗旨如此。此其可以傳也。

叔問於詞。所作多而所存少。果於割愛。故能以少而精。此其所以長也。大凡著作家。貪多者必敗。人生之精力有限。文字之精華亦有限。與其多而招尤。何如罕而見珍。鳳毛麟角。誠多乎哉。

白石外集一卷。當係偽託。不惟詞不相類。即製題亦復不似。假爲白石自刪之餘。而後人搜集成之。是亦可見其精於自鑒。而異於自決。大過人處。正在於此。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斯之謂歟。

黃仲則竹眠詞。真氣橫逸。開古今詞家未有之面目。然亂四情。服不自修飾。往往一首中。金鏰互見。完璧甚尠。而荒穢不能成章者。尤時有之。甚可惜也。蓋仲則客死晉中。遺稿俱其平生交遊好之者代爲搜輯。初無抉擇。至於如此。今若就其所傳稿中。重加選訂。存十二三。壽之名山。可以不朽矣。他日予將爲竹眠爲之。

咸同中詞人。以江陰蔣鹿潭先生爲獨步。其所傳水雲樓詞。止百餘首。未刻遺稿尙多。曾於其子子璠茂才處見之。子璠死。不知今佚何處。若執衡館所選詞中。即有其未刻之琵琶仙一曲。亦甚精美。先生所爲詞。沈抑雅正。白石雖傳數作者。惜其遇甚窮。以鹽官浮沈淮上。又值亂離。終客死於吳江舟中。平生善吹簫。得新詞。必自吹度。令妾婉君曼歌。有小紅低唱之風。既殞。嗚呼。君殉之馬。嗚呼。損尤爲希有。先生與先大夫同官於淮。遂聯縞紵。其流寓東州時。每來揚州。輒館予家。予孩提中。曾見先生豐采。嘗指予謂先大夫曰。此子有慧根。將來必能文也。今雖都不復記。而於先生生平。

知大青詩。先生有一條事。實屬奇聞。

同治初。揚州名娼小劉者。離商某求以重幣納之。劉鄙其俗。不許。先生嘉劉之識。贈以小詩。有句云。不嫁商人空老大。吳陵疏雨怨琵琶。劉遂引爲文字知己。先生歿後。其子子璠落拓淮上。時劉已退爲房老。養女數人。並名於時。審知子璠困。求得之。爲之納粟得雜職。又介紹於其家往來豪客中。檄委不斷。以贍終身。若劉者。信有古俠妓風。而詞人生無所遇。死乃食報於風塵文字知己。可傳亦可悲矣。

歸詞甚不易作。作者貴有纏綿反側一往之深情。忌爲妖冶猥瑣刺目之褻語。如東坡缺月挂疏桐。卜算子一首。或謂其爲老兵女而作。而茗柯選之。引朝陽居士所論。謂其與攷槃極似。若此。可謂善言詞者。至於山谷語業。已造犁泥。再加妝樓長望。羅帶輕分之類。直是俗態浮響耳。毫厘有差。天然懸隔。學者宜慎擇之。

白石集中。亦間作艷詞。如戲平甫戲仲遠諸作。遊戲之中。仍具深情。又其苦溪記。見金陵感夢。均艷在情。纖而不在語。是方稱爲艷詞。合作。予亦習爲之。但師白石一派。斷不敢肆口昵昵。非戒之。蓋鄙之耳。

彭羨門以鴻博第一名世。所著延露詞。妖艷特甚。記其卜算子有云。身作合歡床。臂作遊仙枕。打起黃鸝不放曉。一响留郎寢。評者謂爲神品。就艷詞言。誠爲佳構。然而風雅遺喪矣。至於晚近作艷詞者。亦是風尚。樊樊山易實甫之流。皆好爲之。又如宋芝子有句云。口脂紅雨頰紅雲之類。艷而不詞。尙成語邪。吾願世之爲艷詞者。稍以蘊藉出之。毋爲詞妖。以禍後進也。

應酬文字。每多溢美不衷之言。未免近諂。不佞生平之所深惡痛絕。故不敢作。不忍作。不能作。即勉強作之。亦斷不工。誠不若不作爲得。嘗觀古人。



此等著作。亦絕少當意。善乎白石一窮布衣。生平受知於當代名公鉅儒。其自述者實繁有徒。而張平甫最稱知己。至謂十年相處。情甚骨肉。亦不得不謂交遊之廣矣。就集中觀之。其所交中。微平甫石湖外。餘子見者幾何。蓋與張范之交。素心晨夕。迥異流俗。故得有此。然餘子能好白石者。自非庸俗不文可知。乃其自甘窮放。絕不以此爲罔道求合之具。益足信其品操之高逸。著作之矜貴矣。

或難之曰。子安知白石當日不嘗爲此邪。作而不存。非不可也。曰。世之好白石者。好其文也。果有投贈。白石不以人於人。將以白石於人。雖不自存。甯無代存者乎。信是作而不存矣。亦可見其自好爲不可及。若後世作者。雖無契合。且將攀拊一二知名士。以爲榮譽。幸如白石之遇。將不知其感恩知己之言。如何連篇累牘。窮形盡態也。嗚呼。白石之所恥。某亦恥之。

酬應之風。至今日而極盛。新學名詞。謂之運動。文字雖非所習。而風琴歌譜。固所風尚。舊有慶弔無論矣。更益之以歡迎。歡送。紀念。開會。種種繁文。均莫不譜之歌詞。以媚賓客。昔北齊有士大夫語顏之推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此。以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顏氏低頭。至不欲聞。是卽今日之好教科也。哀莫大於心死。不具死心而生今世。猶欲於詞章之末。抗論氣節。予亦自知其辭費矣。白石之詞。於慶宮者。其自序曰。過旬塗藁。乃定。於長亭怨慢。其自序曰。初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以律。是可知其或先成詞而塗藁。鄭重。或先得句而協律。精密。皆非率意爲之。昔人云。得句將成功。喻其難也。唯知難則下筆自然於貴。今也不然。以文字爲無足重輕之物。故肯以之爲無謂周旋之具。不自知其難。遂亦不見人之苦心。安得有佳構。安得有賞音也。然亦可喻今之將略。不恤天下膏血頭顱。以爭一己之權利。僥倖用之。遑計得

失。誠如曹孟德與孫吳書云。將與將軍會獵於吳。是固以士卒爲鷹犬。人民爲飛走耳。何功之可言。成亦何成之足爲貴。斯文道喪。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有宋詞家極盛。而選詞善本極少。唯弁陽老人絕妙好詞。尙壓人意。餘如花間。草堂。樂府雅詞。春陽白雪。絕妙詞筆之類。大都純疵互見。蓋以當時人操當時選政。徒囿於親愛。而選政於是隘矣。卽弁陽所選。其第五六七卷。多其並時之人。故選入者亦復不能盡當。此其書之所以復不逮前也。夷謂選家與史家權衡相同。皆有華衰銖銖之操縱。不能具春秋之心。不必誣人。亦不必自誣。

嘗有人評有清詞家。謂如竹垞迦陵爲才人之詞。衍波諸家爲詩人之詞。惟飲水憶雲水雲樓三家。乃真詞人之詞。其論尙屬允當。然飲水小令。可稱神化。而慢曲單緩不協。什之七八。其令可傳。其慢不可傳也。憶雲工整。稍近夢窗。亦似肉多於骨。予所辨香無間言者。水雲樓而已。

填詞須通首詞氣勻配。或前虛後實。前實後虛。或前遠後近。前近後遠。實字過多。則嫌堆砌。否亦隔闕。虛字過多。則嫌薄弱。否亦弛懈。故必均支配太促。則用排疊之筆。以疏其氣。太散。則用研練之筆。以緊其機。務以一氣呵成者爲上。次亦必求通體疏達。饒有餘味。若僅以字面工麗。從事妝點。是非我所敢取也。

衆生耽軟。耽軟。則慕榮利。慕榮利。則習揣摩。不習揣摩者。卽爲自絕。於時。其不至放棄終身者。尠矣。若兩漢之訓詁。六代之駢儷。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之制藝。皆隨時爲風氣。著述如此。卽其他之識緯。清譚。理學。門戶。亦各揣摩之一道也。有清盛時。各種學派。皆有提倡。皆有揣摩。至於衰世。爭尙西學。而昔所揣摩。都成糠粃。國變十年。其揣摩者。上下交征。廉恥道喪而已。生民以還。無斯變相。吾誠不知所言。然倚聲一道。尙未至成廣陵散者。亦有一時之風氣也。能揣摩者。未嘗無人。特與予之所言有道而馳。予固自絕於時者。軟。非不耽。而揣摩生不習。寧獨倖聲然邪。時絕我乎。我絕時乎。





#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原著  
受百戲譯

## 第十九章 生瘞之慘聞

八月十八日晨間九時許。吾等已入吉林省界。匪意欲逃入山中。但此時距山尚遠。努力進行。則未暮以前。或可抵彼處。此時時不可失。幾一刻值千金。衆整裝待發。吾覺于匪窟生活中。又將別開一新生面矣。行時戒單行前進。俘虜居全隊之中部。每一囚必有一匪從旁監視。獨吾不然。有六匪日本人亦其中之一。共同監視。防吾逃。行後不五分鐘。前有一溪障道。吾渡時急湍齊胸。幾不能舉步。日本人緊隨吾後。見水已沒其口鼻。將達彼岸時。忽後部水花激飛。回首視之。日本人已不見。亟趨前援之。挾彼出水。跟蹤登岸。彼喘息稍停。即盛意致謝。稱吾果爲其良友。其他匪徒。後談論此事。不下半小時。甚駭詫。何以吾願捨命救一敵人。有謂吾與日本人有深交。故出此。于他人則否。有謂若在衆目睽睽之下。吾于他人。或亦不敢不救。否則亦坐視乎。吾伴作不聞。未與之辯。

須臾見前方有巨嶺。掩映雲霧中。知爲駱駝山。前于砲舌中即遙見之。吾等繞道曲折而行。移時。此山復爲雲樹所障。不能見。行時時有探海燈光。向吾等瞥然一見。知巨艦中兵卒方探見吾之踪跡。若終不能得吾之所。在。又將奈何耶。每一思此。爲之心悸不置。

夜午時。濃霧瀰漫。張手幾不見五指。吾等茫然前進。後引導者謂已不辨

南北東西。最奇者。華人最先發明指南針。而匪徒竟不備此物。故途徑稍迷。即如盲人瞎馬。後行抵一處。見有殘敗舊屋頗多。是時天已漸明。即相將入屋中。竟日不敢出。夜間始啓程。晝伏夜出。行動乃如鼠也。此時已入歧途。故愈行距目的地愈遠。晨間四時許。幸抵一田莊。莊主係匪徒舊友。其房屋頗寬綽。是日即宿其地。諸匪于睡眠。尚不甚關懷。但急欲吸其鴉片。並向主人索食。所有田莊內宿備之食糧。爲匪徒搜括殆盡。自晨間五時至下午五時。其門用餐凡四次。飽啖麵粉番薯葱蒜及果蔬之類。日本人並入廚內覓鷄蛋。得四十枚。令農人煮熟。裝入布袋。置吾前。盡以贈吾。並告他匪于此蛋不得染指。吾知自拯彼後。吾二人交誼。又進一步矣。第四次就餐已畢。方擬于夜間熟眠。而農人奔入。謂見有兵士數百。向此趨至。現距此不過半哩。于是匪徒皆失色。初不料兵隊之追擊。竟如是一步不放也。于五分鐘內。皆結束停當。大都執有來福槍。盛三指揮衆人。令擇地掩伏。俾迎擊時。可據勝着。俘虜九人。則由匪徒九人分別着守之。居于屋後。日本人是時驚極無言。彼奉令監視吾。俄而雙方已開始激戰。聞槍聲轟然。不絕于耳。彼乃雙手執吾衣袖。携吾往來屋中。若不知所可者。吾知其受驚深矣。移時。不堪其擾。乃強之坐下。彼即木然坐吾旁。竟一無施展。如一嬰兒。是時無論何匪。偶聞得其一二言。皆謂未終將至。但大都鎮



靜備激戰之死靡它。並互相議決。若果大勢已去。無逃生之望。即先殺吾。決不使吾爲兵所得。以成其救吾之志。有一匪跛一足。至其右眼已爲彈所穿。故退入屋內。雙方相持至一點鐘。而匪中無一殞命者。薄暮時。聞首領發一號令。衆皆奔入屋內。並將隣近某農人之馬牽至。備傷者騎乘。于是全隊疾向南狂奔。據匪謂兵中已有數人陣亡。現不至窮追。但或緊隨而至。正未可知。故須擇一捷徑從速避入山中。

惟吾等自田莊出走。時同行者計三十七人。行後一時許而雨至。竟夜不息。天黑如墨。吾輩如在洞中。于是途徑復迷。天明時猶徬徨道左。夜間之困苦情形。爲吾等畢生所未經。衣履盡溼。塵土蔽面。無復人形。在陽光下。見有巍然相距約十一二哩。是即吾等欲投奔之地。八時許。抵山麓。相率覓徑攀附而上。有數匪力罷。行稍緩。而中國俘虜米君。精力已盡。行時遂巡不前。其監視者從後威之迫。但如垂斃之老馬。雖鞭策之。終不奮進。有一匪。予以鴉片少許。順後略健。但移時故態復萌。盛三乃詢彼究能行否。米君曰。能。于是復行。不達半哩。而彼復盤散。不能成步。

是日爲八月二十一日。吾等已行四十餘哩。道中泥濘沒踝。極崎嶇難行。且天公不做美。雨勢如軸。吾經此艱苦。猶能支持。頗用爲驚駭。途中吾一手携一布袋。中盛熟蛋四十枚。未嘗稍釋。而並不疲罷。是誠不可解者。但不幸之米君。則色白如紙。不能前矣。盛三令衆止步。取一斧一鑿。令輩中一人就地掘一塋穴。米君是時臥草地上。距此才數呎。穴成後。首領令彼入此穴中。彼竟戰慄。焉肯自趣死途。盛三遂手提之。擲入穴內。舉足猛蹴之。握斧手中。吾直至是時。猶以爲此不過聊以恐嚇之耳。非真欲斃之也。但此時忽見盛三舉斧欲下。余不覺銳呼一聲。即直縱而前。盛三愕然。怒目注吾。不稍瞬。吾抱其腕。請勿死此無辜之人。吾謂吾甚願助米君脫

涉長途。且自信有此體力。盛三兇視移時。乃揮吾令退。復舉其斧。吾回首耳聞慘聲。但閉目不忍窺視。聞斧斫米君頭顱者凡十下。及回首時。但見塵土已將穴掩後。世間無復有米君其人矣。

## 第二十章 入山

吾自睹此慘狀。腦經震動。昏昏如在夢中。後此所遇。已模糊不甚省憶。蓋米君之被害。情形實極人間之慘酷。吾自是睹盛三之影。即如中魔。盛三亦覺吾鄙視其人。引避不常與吾晤。其他匪徒尋亦覺之。即百端向吾解釋。謂彼等候米君之贖金已久而未至。且此後艱苦况味。恐彼即未死。亦不能堪。則遲早等是一死耳。又謂米君之爲人。實無可縈會。落落與人寡合。念念何爲也。言下。謂米君咎有應得。一死猶有餘辜。有一匪眉目兇暴異常。去吾若吾之贖金遲一不至。或兵卒相逼過甚。陷彼等于山窮水盡地步。則米君即吾之前車。吾聞此大怒不可遏。無復顧忌。即謂果欲死吾。即請以斧來可耳。何久候爲。時有日本人及二三匪徒在側。聞此匪恫喝之言。大不謂然。向彼謂若再出此言。行將使彼先受一斧。此君始遂巡退去。

是日午間。行抵一樵者之茅屋。匪即令吾入此小憩。吾是時難久未進食。而不覺飢。亦無倦容。屋內菜蔬頗多。吾等勾留其地。凡一夜二日。是時所餘糧食。惟麵粉數袋。由中國俘虜荷之。將離此地時。吾始知左近田內所植者。大都爲罌粟。而農民四五人。實與盜匪相識。或係同黨。正未可知。彼等對吾極注意。時豎其大姆指向吾。意謂吾之贖金必豐也。次晚遣二匪先行。齎送消息。吾等注亦啓程。過一高峯。延山谷向西南行。此後十日間。經路各無數。有時有途徑可循。有時則攀藤附葛。苦不堪言。最初數日。晝行夜息。後則晝伏而夜出。凡狂風暴雨。皆無可引避。遇淺溪



泥潭。則涉而過之。一次。前途爲山澗所障。深丈許。匪伐樹浮水上。沿樹幹側行而渡。各渡時樹枝忽折裂。直墜入急流中。攀附而上。登岸時。遍體盡溼。此時已昏暮。是夜裹溼衣而寢。夢中驚醒。猶疑在河中也。

途中時就種鴉片之農人屋內寄宿。每處息一日或半夜。即復行。第三日。遇農人自山下歸來者。謂兵隊已在山麓。擇要隘紮營。預備窮搜各山谷。吾等方知追者猶未釋也。當八月二十日晚間。匪徒與兵隊激戰後逃亡。時曾挈二農人同行。此二人蓋由遠地至其處。特來告其地農人以兵隊將至之消息者。到後見農人屋宇。盡爲匪徒所占。大驚。即携一白馬遁歸。此馬原係彼等所有。係此間農人事前向之假用者。至恐爲匪徒劫去。即牽馬狂奔。農人此舉。果非過慮。匪之覬覦此馬有日矣。匪見馬爲原主携去。大怒。促之返。不聽。匪從後逐之。所得馬。並將二農捉獲。携之同逃。以爲報復。此二農今猶同行。但至八月二十三日。匪忽釋之。使之去。令向兵隊司令傳一消息。二人諾。其中一年事較長者。且謂與司令有舊云。

二日後。匪又釋一中國俘虜。令彼遞一消息至伏城（譯音）謂所有中國俘虜。贖金可減半數。此半數從速繳到。後彼等即自由。其人聞身已被釋放。如死而復活者。大喜過望。但其足蹠于二十夜間。筋骨已扭傷。且履已破碎不堪。傷足流血不止。但有破布裹之耳。最近逃逸時。彼曾携重六十磅之包裹。經六晝夜之長途跋涉。而口中不作一呻吟聲。蓋目睹米君死狀。知作怨聲。且無幸也。今彼經千辛萬苦。竟于虎口中。獲得餘生。蹻行而去。吾見之憐之。而又羨之。是日匪又遣一使者。遞一消息至兵隊司令處。此使者即前在黑龍江羈留四人之一。餘三人均已逃歸。今祇其一耳。後吾知此人與匪徒實通同一氣。彼嘗告謂係軍隊中之教練。且撫拾多事。以證其言。

吾等入山後約一星期。又經竟夜之奔波。于晨間忽見有兵營踪跡。距吾等足下一山谷約半哩許。見營中炊烟縷縷。知方備早餐。匪見此甚驚。恐前途敵人密布。將奈何。此時山內居民探得消息。知兵士方欲得吾等而甘心。但兵卒祇日間出而探覓。其時吾等方深匿。吾等于夜間行時。則兵方熟眠。故二者如尹邢之終不相見。惟此時兵營即在山谷下。相距咫尺。則又不能稍事憩息。惟盡力逃避之耳。逃時沿途見有種鴉片者。即將其所有鴉片。據爲己有。所劫得者不下數百兩。劫時每突前出其不意。故十九無可倖免。匪得其產後。並携其人同行。作爲引導。晝間則遣之四出探訪消息。匪則深匿不敢出。用此法乃得知兵士踪跡之所在。

匪中有一人年四十許。面上痘斑累累。吾等倚之爲此地之引導。衆匪呼之曰東山。蓋其故鄉在此山之東部也。又一人曰巨鼻。生于吉林省。而實則蒙古人。其祖蓋于數百年前。由蒙古侵入滿洲者。今則此等人漸與華人同化。惟仍有一二先祖之遺跡。存而未失。其人多白膚而巨鼻。面部長狹。髮則黑而直。與華人同。華人多呼此輩爲魚皮人。因其先祖好用魚皮裹裊。今則無此風矣。匪中有此種魚皮人二名。其一即上述之巨鼻。彼等靜默不好多言。且性情和易。與人無忤。與華人性情大異。但除行路及食息外。稍有餘暇。即吞雲吐霧。巨鼻每星期吸鴉片凡三四兩。按此計算。則每年所耗烟資。將達華幣千元矣。

于八月十三日晨間。至某處。衆匪以爲其地距兵士甚遠。可稍息。前數日盡力逃逸。幾不敢作片刻停留。有數次頗爲兵所得。幸恃盛三有機智勇略。卒脫于險。至是以爲兵已不復窮追。乃相與合作一營帳。有匪名高麗者。精于建築。一切由彼主持。有數人方砍木備用。余則就地掘數穴。作爲樹木之地。須臾營已紮妥。此後則紛紛將破敝衣履。加以補綴。吾所着薄



底革靴。甚堅緻。見者無不嘖嘖贊美。吾着之已年餘。數日來雖經如此長途。而無一裂痕。若此靴破裂。即無他履可易。但匪所着者。一日後即破。破則令俘虜補綴之。故此輩休息時。即以麻線爲匪補鞋。雖每日脩補。而鞋仍不改其破敝。有數匪雖着鞋。不啻赤足而行。故沿途遇有農戶先向之索鞋。是亦一趣事也。吾靴雖未敝。但一身所有。完整者亦惟此耳。吾襪已全毀。故每日赤足着靴而行。內衣已成布縷。一氈帽則裂成數片。當風飛舞如蝴蝶。故該日專心用碎布將破處縫合。匪見吾能縫紉。頗驚奇。吾告以此或由于平昔常用藥綫縫人皮膚。由此而得之經驗了。匪聞之愈奇。是日吾由日本人處探悉。匪有二種目的。一欲避去兵隊。一則欲探訪海番之踪跡也。海番離砲台後數日。即渡河赴吉林省。乘馬之匪亦隨行。聞現又與他隊盜匪聯合。部下約有二百人。至于釋放吾否。此事全由海番主持。故若不得彼。則吾決無生還之望。但海番究在何許。諸匪皆茫然。據日本人謂其所部今必亦爲兵隊窮追。與吾等相同。所不同者。彼等有馬。吾等則無之耳。前嘗自農人處劫得白馬。由傷匪騎乘者。今亦逸去矣。該日晨間。曾遣匪四人分道探覓海番。但此事或非一二星期不辦。屆時吾等不在原處。則此四人又將轉而覓吾等之所在。盛三于此。一籌莫展。亦惟聽之耳。

晚間大雨如注。幸有營帳。足蔽風雨。皆相顧慶幸不置。吾日間拾得乾草甚多。鋪地上作爲寢時之被褥。又于盛蛋之袋內。備實枯葉。作爲枕頭。數日來寢時。所枕者非堅木。即硬石。從未有此佳品也。復有麵粉。由劉某煮熱分餉吾等。是時但聞譁笑之聲四徹。蓋數日未有此樂矣。但正于此時。斗聞彼皮人曰巨鼻者。大呼曰速走速走。

第二十一章 俘虜之逃亡

于是頃刻間將營帳捲去。奪衣服槍枝而走。中國俘虜。亦將手頭物事。可攜者。携之倉皇隨其監視人而行。吾僅取一羊皮外套。餘皆無暇撫拾。忍痛拋下。有麵粉數袋。零星物事甚多。皆遺棄地上。巨鼻者。且整其行囊。且作牛喘。語咻咻不可辨。大意謂左右及後部。皆有兵隊。距吾祇二百碼耳。前方有兵否則未知。向前奔數百步。見前行之數匪折回。淚流滿面。悲呼曰前方亦有兵也。盛三面青如鐵。抗語曰。今惟有一綫生機。即折回徒步涉水至山澗之中部。直穿兵士來路而逃。幸今夜雨勢甚猛。大地洞黑。則逃時或不爲兵所覺。未可知也。

全隊聞此無一言。即縱步入河水。約齊腰。流勢甚急。吾等屢仆屢起。河底累累皆巨石甚光滑。但覺其如是。固不能見之實。則即能見。亦不暇視之。如是者凡二小時。皆力盡不能舉步。方廢然坐岸傍。僅息數分鐘。復行。又二小時。已過夜半。首領謂今夜不能復進。遂相率偃臥地上。吾通體無一絲氣力矣。有數匪發誓。此次若得生路。以後永洗手不復爲盜。

吾覺長夜漫漫。似永無曙時。最後果天明日出。因火柴已溼。復未携火石。久之方得火。食麵麥少許。引導者巨鼻。乃導吾等向南沿山路行。午間遇一樵夫。匪迫之爲引導。彼謂兵隊距此不滿二十哩。方向吾等前進。匪令彼引吾等出險。否即斃之。于是曲折引至其草廬。其一父一兄在焉。彼等皆種植粟者。允出全力相助。導吾等至山深處。其地甚幽僻。一樵夫允留此相伴。餘二人返其廬。謂若有兵士追跡而至。將示以岐路。引之他去。吾等即于其地張營帳。但草之從事。蓋料此地不能久留也。次晨吾方在夢中。斗爲盛三銳呼之聲驚覺。彼方呼劉某備早餐。劉赴河邊煮製麵粉。已半小時。而仍未歸。竟一去如黃鶴。遣一匪徑察之。則鑊猶在而人亡矣。是日清晨。霧厚如幕。此時不逃。則更無逃時。盛三銳呼無復音。于是有匪



五六人。疾馳往覓此廚丁。先是昨夜有間諜報告。此僅十五哩。此語爲劉所聞。彼今必赴兵隊中。告以吾等之所在。此時霧甚重。彼或迷途不能覓得兵隊。但爲審慎計。則此地不可片刻留矣。遂又收去營帳。作遷地爲良之計。引導者導吾等經無數曲徑。遍地荆棘。幾不能插足。行三哩許。見一茅屋。其地較前所居處地勢尤高。屋中主人亦種鴉片者。已離此他去。雀巢遂由鳩占。將中國俘虜幽之屋中。防備甚嚴。前由砲台啓行時。有俘虜十二人。今祇餘其六。餘皆終釋逃去。衆匪謂此六人誓不聽其再逃。而恨劉尤刺骨。謂將來必至其家宅。覓得其人。殺之而後快。劉被擄已六閱月。其家族已付贖金四千五百元。匪猶欲增五百元。然後釋劉。此餘數遲遲未至。劉見匪日暴烈無人理。朱君之慘死。見之尤寒心。故于此時逃去。吾甚覺其情有可原。而匪則必欲得之而甘心焉。

日本人及吾共張一蚊帳。吾等遍覓乾草。僅得少許。吾二人交誼日密。此于吾不可謂非幸運。否則吾無蚊帳。露宿于外。焉能堪。蓋此間蚊飛成陣。晝間猶如是一至夜間更盈千累百而至。蚊帳甚小。實則僅容一人臥處。吾二人相疊而臥。有如二瓢。此動則彼必隨之而動。地復堅冷如鐵。吾衣甚薄。久臥則骨節酸痛。不能不頻頻轉側。日本人初大罵不已。繼亦安之。

## 第二十二章 脫險

九月六日。前遣出之使者歸。據彼所探聞。匪首海番與官兵方交涉釋放吾之條件。又謂前方軍隊已允。非特不向前追擊。且將全隊退出山外。彼等因羈延時日已久。而匪仍未獲。頗受其主帥張作霖之斥責。張並直接致電與匪。令速釋美國俘虜。吾聞日本人謂張本紅鬍子中之健者。故彼等與張氏父子皆舊相識。惟今則勢隔雲泥。高不可攀矣。使者已約略探得海番及其部下之所在。故其所傳消息。匪徒及吾聞之。皆至欣慰。數日

來如在陰霧中。今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此後數日。在匪窟中甚逸樂。吾被囚已七星期。今方得確切消息。知中國官場及吾朋儕設法救吾甚力。未嘗有片刻懈怠。如此則吾終有生還之望矣。

是日遣出六人向東南去。專探海番之所在。俾導彼來此。次日又遣昨日歸來之使者程某向西北去。別有所爲。聞將爲吾取衣服數襲。吾請繕一事致友人。前已懇請數次。匪終不允。此後十日。食糧漸告罄。不得已取榛實及野葡萄代麵粉。最困難者。食鹽亦所餘無幾。吾不得此物。覺體重漸減。人日消瘦。但精神如常。日本人及吾。天曠黑時。即蜷曲于蚊帳中。天明即興。出帳則蚊蚋四集。隨撲隨至。無可引避。入帳則地堅冷如鐵。二境同一困頓。無可軒輊也。

吾長日無一事所遇匪徒。多面目可憎。言語無味之流。且無紙筆可寫作。自遣匪監視。吾極嚴。惟恐逃竄。彼等益以吾爲奇貨。失吾則與官場交涉無可憑藉。兵隊怒而窮追。則彼等無死所矣。吾無聊。則爲彼等診治傷痛。以求身心有所寄託耳。

九月十六日晨。有一軍人突來此。自稱曰吳錢。按彼自述係軍隊中遣來。將與海番有所接洽者。中道遇農民探悉吾等之所在。乃順道過此。言時且出其重要文件。吾等圍視之。目不稍瞬。據謂文內令匪徒速釋放美國俘虜。彼等即可脫離綠林中生活。爲軍官。又謂匪中有吸鴉片者。將來仍可自由吸食。不加限制。並特指定兵與匪交涉之地點。匪見此大喜過望。笑聲四徹。似否極而泰來矣。匪徒郭某立隨吳錢行。往覓海番。吾等候候其歸來。若刻不能耐者。此時使者程某適歸。自鄰近城內購得山行用精製皮鞋三十雙。又雪茄烟二千支。至是匪徒之敵蹤可棄矣。彼等贈吾皮鞋一雙。吾謝却之。舊靴猶完好也。

吾被擄已二閱月。與外間情形完全閤隔。幸最近似不久有釋放之希望。中心已不似以前之憂鬱。但數日後又一使者歸。其所傳消息。則聞之令人氣喪。海番與其部下因與官場交涉而起爭端。部下疑其有通敵賣友



事。竟出不意殺之。吾等聞此。前途希望又失。日本人告吾。前吳鏡所携文件。其中所言。亦不可信。今所處地位。較前愈劣。兵既不可信。匪亦心懷巨測。一言不合。即自相殘害。則後此何望耶。

衆匪時而互相討論。此後應作何進止。時而相爭。時而涕泣。如是者凡二晝夜。皆垂首喪氣。希望全失。俄而又一使者至。盛三聞彼言後。即舍此他去。允於二十四日夜間歸。轉瞬聞已爲二十四日。吾午後方假寐。爲日本人喚醒。今速起。謂盛三已歸。彼探悉他隊匪徒。方向此前進。擬將吾自此間奪去。吾聞此驚疑萬狀。于十分鐘內。吾等即結束上道。此行計匪徒二十人。俘虜七人。及一使者程某。于夜間約十時許。雨至。仍前進不已。屢屢穿林越澗。計已自山峯下趨約達三千呎。夜半稍息。次晨又行。約八時。忽聞半哩外有槍聲一發。吾等即止步。由匪徒十人前往偵察。餘則携俘虜匿草叢中。此時飢寒交迫。瑟縮不堪。久之偵者始歸。謂前途無危險。乃相率自草間出。覓徑而奔。復越小溪。見岸旁有茅屋。匪令俘虜及一使者盡擁入此中。吾據屋隅而立。見匪徒蒼皇異常。若有急難者。皆鵠立屋外。候首領令下。惟餘二匪守屋前。監視屋內俘虜。

盛三突下一令。于是匪沿山脚而逝。瞬息不見。日本人亦隨行。此時二百碼外草叢中。槍聲突發。守屋之二匪亦奔赴屋旁。向草叢發槍。吾以爲他隊匪徒前來侵襲矣。槍發時。中國俘虜即伏臥泥地上。藉石牆爲屏障。吾擬趁此紛亂時逸去。即由坑上躍起。方擬衝出此屋。而使者程某在旁向吾力推。其勢極猛。吾首觸石牆。幾暈去。彼乃大呼。令吾勿動。彼則立吾身後。防爲流彈所中。此時彈下如雨。噉然掠屋角而過。槍聲及喧呼聲漸聞漸近。距最初發槍時。尚不滿一分鐘。即聞有多人步履聲。引領窺之。見有數人狂呼而前。手內執槍。舞動如瘋人。向茅屋奔至。此時逃已不及。此必係他隊匪徒。已操勝着。吾行將別爲一匪隊之俘虜。此時頗恨何未爲槍彈所中。如此則煩惱盡去。今所受艱苦已多。不勝磨難矣。

最先行者直衝而至。携一毛瑟長槍。槍口直指吾等。彼服裝如一軍人。但紅鬚子每着軍裝。此焉足證其非匪。吾見其目張齒露。向吾大聲曰。汝是

否。即美國人。吾知無可遁避。即直達曰。吾爲美國人。豪華德醫士。彼乃躍登坑上。呼曰。毋恐。吾等皆軍人也。于是執吾臂。薄而觀之。即令吾起行。此時又一人。衣着如軍官。自人叢中出。大笑曰。吾等皆軍人。汝今出險矣。吾將信將疑。但何彼及旁立者。悞視。彼探懷出一照片。曰。是汝否。吾見此喜心翻倒。此果吾之照片。則其言非虛。吾今復爲自由之人矣。

其時有某君着西式騎服。授吾一函。封面上所書。果吾之姓名。吾一見即識爲友人格麟君之手筆。是時驚喜萬端。精神飛越。書內述彼竭力營救。已二閱月。略有端緒。頃因要事。須赴北京一行。但其他友人尙多。皆允努力相助。請勿念。函末囑吾。可否親筆繕一復書。以釋故人懸念云云。自兵入此屋後。未聞有槍聲。彼等告吾有三匪被殺。餘皆遠颺。兵卒無一死者。往牽一馬至。囑吾乘之。謂此間距其軍官司令處祇十哩。兵隊中司令者二人。一人率兵數十。往追擊逃匪。餘一人則伴諸俘虜返司令處復命。吾乘馬而行。如在夢中。數分鐘前。尙爲囚徒。今已恢復自由。自馬上顧視其他俘虜。亦皆面有喜色。知行將返其故鄉矣。

一兵策馬先行。往報告前途。以吾等將至之訊息。移時距司令處半哩許。見軍官數人。乘馬同至。一見即賀。吾久困匪窟。竟得安然而歸。吾竭誠一致謝。軍官中有識者。有不識者。抵司令處。彼等張盛筵款吾。二月餘未。有精潔之飲食。至是食量大張。食一全雞。飯數碗。薯蕷十餘枚。麵包一塊。猶未足。旁座者大驚作色。令侍役勿再進。恐防吾多食且病。如此狂飢者。凡五日。在此五日中。似飲食永無厭足之時。估計在匪窟中。因飲食不調。震恐疲勞過度。減去體重約五十磅。若再囚數十日。即不被害。亦憔悴以死矣。此後故友雲集。見者無不慶吾更生。數日後赴哈爾濱。由其處返北京。判麥君之母夫人。亦于途中晤及。吾以自匪中取得之鑰匙。即判麥君故物。返之。並歷述判麥君遇難之事。其母聞之。尙能矜持。未失聲慟哭。吾頗佩其能忍。尋遇吾兒吉姆。猶憶數月前在稻田內見彼在汽車中脫難時情形。而吾妻見吾。鬚髯繞頰。幾不相識。至是家人團聚。治事如常。回憶十星期之匪窟生涯。如一夢耳。

(完)





## 詩人挖日記指謬

心冷

自來外人攝製之中國影片。每因考據調查之疏漏。與夫根據鄙視華人之心理。故每有出品。多屬支離怪誕。僅足供好奇性外人之一粲。不足與言藝術也。迨國內影戲事業。漸次發皇。竭力以介紹國人優點。發揚光大為務。同時對於外國侮蔑華人之影片。與以抨擊。此種任務。實為國家體面榮譽之競爭。吾人殊深許之。

乃者「詩人挖日記」出演于滬上矣。據云是劇乃根據法國前國務總理克里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所著說部「The Viei Of Hap.iness」由中國留法學生徐琥等飾演者。吾人初以為留學生鑒于外人攝製侮辱國體影片。有感而投身銀幕。一洗其恥。乃不圖觀後令人大失所望。謬誤之處。多不勝舉。不佞尤如骨梗在喉。有不得不言者。爰紆所見。以證其謬。

是劇述一明代故事。據其華文說明書所載。「大詩家名張怡者。才學卓絕一時。閒來常與其

友名杜夫者。弈棋消遣。僱有書記名李剛。終日孜孜克盡厥職焉。張既年屆弱冠。乃與國中品貌兼全之女子名詩春者。結褵。從此才子配佳人。成為千古美談。伉儷之間。情愛甚篤。張情深義重。無時不以愛妻為念。每思努力造就。後為其愛妻揚名。因苦攻詩學。夜以繼日。十年後。業大進。遐邇聞名。然以積勞之下。雙目失明矣。時其妻已產一兒。厥名文蕭。夫婦愛之如掌珠。一日張往郊外閒遊。遇一江湖醫者。賜以藥水。並告之曰。『將此水三滴滴入目中。有復明之望。』若過多則將使雙目乾涸也。君若如法泡製。則與花花世界之隔離物。將立歸消滅矣。張欣喜莫名。受之歸家。回思目未盲前。種種憂惱。常充滿眼前。然自失明後。一切煩惱盡歸消滅。祇覺茫茫大地。滿佈快樂氣象。與愛妻雖不能一見廬山真面。而言談之間。常發生無限快愉。而詩春亦常以溫言柔語。百般安慰其夫。或歌愛情快樂之歌曲。以娛之。當詩興大作時。則口述

而令其書記李剛筆錄之。一日其至友杜夫來游其家。忽報數卒解一犯將往斬決。犯經張家門堅欲一入。張乃傳命令入。犯見盲詩人高踞椅上。即哀告衷切。犯趙姓。因犯謀殺案而判死刑。押解長途。已覺饑寒交迫。張惻然憫之。命其妻給以皮衣一襲。與紋銀十兩。犯即跪拜稱謝。張笑曰。『此乃吾妻詩春所與。可往謝彼也。』其念念不忘其妻。用心之苦。可謂至矣。會有朝廷使者至其家。因皇上曾見其晚近傑作。故賞張怡與李剛以錢帛爵祿。一時光彩耀目。盡屬珍異。朝廷使者並令張李各示一願。以報當朝天子。無不依允。張於是請將囚犯釋放。使者亦即離去。使者去後。張為朝廷之厚賜所動。急欲一見究竟。忽憶江湖醫生之言。乃急袖出藥水。滴入目中。未片刻。頓覺遍體清爽。啟目一觀。則光明燦爛。淋漓盡致。不禁嘆賞大地之美。然無限痛苦即伏於此矣。無何。張忽覩一人。厥狀猶惡。入其內廳。將櫥中所貯金銀衣服。竊取一空。不



覺恐怖已極。原來罪犯自一來其家。見張家財富有。又詳悉底蘊。乃於被赦後潛來其家。施行妙手空空。以飽其慾。誠張所意想不到也。又頃其子文蕭持刀鎗玩具嬉於堂下。與朝廷所賜寶物相距咫尺。其不傾覆也幾希。則心中又起恐慌。又見其愛子跳躍於巨石上。偶不慎失足。

畢現。無非恐怖之境耳。吾當雙目失明時。覺此快樂世界異常光明燦爛。一切煩惱盡拋至九霄雲外。然一旦雙目復明。即視如許慘劇。然則江湖醫者。誠害人不淺也。

(A)顯著的錯誤——不應有之錯誤

1. 張怡家宅之大門與園林小橋。完全係H

而抄襲唐人清平樂。騙外人則可使國人見之。徒見留學生之不學耳。

4. 張怡向市上閒遊一幕。街道狹窄污穢。而商店市招書法之惡劣。尤覺不堪入目。豈如許留學生。竟無一人能書漢字耶。

5. 張怡雙目重明後。見妻與杜夫接吻。華人

## 春之初新粧

鵝黃長背心。下緣用墨綠軟綢縐滾。襯綠色小花衫子。兩袖用玄色縐滾。別饒丰緻。

冷銓。



本式。

下墮。張義目觀此象。心驚胆戰。無片刻安。唯有緊閉雙目。不欲再見。須臾。目又啓。則見廳右其愛妻與至友杜夫正相抱互吻。張觀此怪狀。如清天霹靂。忿曰。「此皆雙目復明。令我受此痛楚也。」言畢。怒將雙目挖下。鮮血淋漓。觸目驚心。從此又入黑暗世界矣。家人聞聲驚集。張曰。「吾人幸福皆于真相莫明時得之。一旦真相

2. 中國式之屋內陳設。向係規律的圖案式。此劇屋中佈置。什物雖中式。而位置則純係歐式。在時代方面有顯著之錯誤。

3. 張怡吟詩。令李剛筆述。乃書成後係「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面露華穠。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下逢。」以大詩人

向來習慣上便不甚接吻。況明代耶。且詩人之妻。能操古琴。尤不當在舊時代作此種舉動。

(B)情理方面之謬誤

1. 張怡與詩春結婚。花轎停在大廳階前。由司儀者將彩綢分遞新郎新娘。牽引入室。毫無結婚儀式。



2. 江湖醫者。服式大類。舞台上番邦狼主模樣。門首大書張醫生。而醫生乃獨坐牆隅木台上。逢人便拉。
3. 詩春操七弦琴。引吭高歌。夫古琴聲幽而靜。豈不為歌聲所掩耶。
4. 罪犯解差。逕入詩人客室。決無是理。
5. 罪犯回述時。身上繩束裝飾。未嘗絲毫更改。幾使觀者難為當時之事。
6. 欽差到捧聖旨。就階前展開。僅書聖旨兩

字。此係完全抄襲舊戲。欽差捧聖旨後。直入廳堂。至是張怡李剛等始跪。舉動完全錯誤。

7. 張怡用藥水使眼復明之前。曾獨坐廳中。

此時夜深。亦決無使盲人獨坐之理。

8. 趙犯竊張怡藏銀。張怡明見之。不追不捕。

且藏銀即置廳中櫃內。而櫃中復藏衣服。

恐西洋式家庭中。亦無此種佈置法也。

此外如飾張怡之子者。顯然為一西洋小孩。飾

婢女者亦為西婦。而詩春初見杜夫時眉目傳情。尤令人作三日惡。

字幕方面。句句直譯。吾人直不知其所何語。且字幕屢屢接錯。遂致笑話百出。

吾人平日之視留學生。都推為國內英俊之士。今觀此片。惘然若喪。且又悲夫留學生并普通常識而無之。不禁為之長歎。

(完)

## 英國之華商業觀

張延祥

英國勳爵斐力波氏 Ser Perival Phillips 近遊歷遠東各國後、在倫敦之「每日郵報」發表英國在華之商業觀一文、特譯錄之、

英國廠家若一觀其遠東市場之利益、將怨憤填膺、蓋東方市場、將非其所有、而使英國工業、受莫大之致命傷也、以前英國在遠東所最著名者、為紗織品、為機器、為五金、今乃均為他人所奪、他人所恃唯一之利器、以戰勝英國者、厥為跌價方法、最近有數項鉅額之合同、為歐陸諸國及美國及日本所得者、其價格較諸英國低去百分之二十五、亦可驚矣、中國內部雖有內亂、兵戈相尋、然各處工商發展、均漸向歐美方法而行、而大不列顛帝國卒不能因勢利導、恢復其大戰前所佔之優勝、甯使他國爭先、其亦有故焉、如近來鐵路採辦機車鋼軌、橋樑、車輛等、英國廠家均落人後、德國比國美國乃共分此杯中羹、英人能毋食指動乎、又如杭州大有里發電廠、鎮江電燈廠、廣東電燈廠、漢口既濟水電公司之發電廠、北京之電車公司、奉天之電車公司、此數舉大者為額不貲、而皆自英人手中所遺落、可不惜哉、英國機器事業、雖尚在遠東有一部份之優勢、但恐不久亦將為他人所凌駕而上也、英國商業受此打擊之原因、除價格高超之外、又感受其遺傳傲慢性之害、仍恃其「合則取之、不合則留」之態度以臨華人、而不加詳細研究其所需要、以比諸美國營業方法則迥異、美國廠家均派專門代表或工程師、常駐該處、與其委託之經理行家、協力發展利益、而英國廠家則否、常以此種經濟責任、委諸其經理之行家、似其營業之發達與否、無大關係、故在遠東英國廠家之經理行家、頗少專門人材、又與其廠之出品、鮮有詳細知悉一切者、以言樣本、則他人均刊印華文樣本或說明書、所費巨而不足惜、英廠則墨守舊規、恐其理想以華人均能識英文、讀其樣本也、諸凡各端均望廠商憬然覺悟、有以善其後、要知商戰失敗即政治失敗也、





## 體面攸關

葉小鳳

### 第四回 流氓得顧問聘書 紳士算吃茶細賬

琴仙覺得奇怪，想老丈人最愛體面，什麼結交起這個著名流氓來了。又見了台階下八色禮物，認定這是陸老虎自送上門來的，老丈人別的都明白，只是見了人送禮物來，心裏就會糊塗，這次也許給陸老虎看真了這點，特地送這一套人情來，囑托甚麼呢。但一開門房，却又不然。這八色禮物，竟是金老辦了，送給陸老虎，請他隨身帶還去的。

琴仙納罕極了，懷着一肚子疑雲，走上廳去，陸老虎忙站起來招呼，喚姑老爺。金老笑道：「你還是這樣客氣，大家坐了好談天。」琴仙揀個座坐了，看陸老虎今天穿着元色華絲葛袍子，元色毛葛馬甲，禿了半個頂，却將腦後的頭髮刷得精光。金老先開口道：「他們請你做顧問，就是想捐錢，顧問這個名義，只有捐錢和拿錢的兩種，至於認真做事的顧問，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沒有見過。」

陸老虎道：「他們是那樣的對我說的：現在最關的名稱，莫過於顧問，鼎鼎大名的湯小怡張秉炎都還樂為顧問而不倦。」我因此也就接受了。金老忙道：「這個，你就纏差了，你比不得他們，你是個英雄好漢，將來抓印把子請人做顧問的日子還有，何苦自己辱沒了聲價。」

陸老虎懷疑起來，又問道：「究竟顧問是甚麼品級？」金老笑道：「論品級是在未入流之下，皂隸之上，與皂隸不同的，就是拿錢不站班。」

陸老虎一聽，怒上心來，將西瓜帽向頭打上一推，露出半個禿頂，咕咕喝喝的喊叫起來了。金老見陸老虎動怒，搖着腿吸香烟，問琴仙來做甚麼。

琴仙一肚子不明白，聽了他們兩人的對話，更捉摸不到有甚麼玄虛。到後來，才明白金老招陸老虎來，送他八色禮物，勸他莫就顧問的作祟。

原來，自從徐世楷等組織自決會以後，每個會員，都成了立着的縣知事。另外一部分縣議員和市鄉董事等，覺得有集合起來與自決會對峙的必要。那一天，開了個談話會，一致主張另組地方政團，首先討論到名稱。一個縣議員說：他們稱「自決會」，我們應該稱「不決會」，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團結起來，使他們在縣議會事所提的議案，一個也通不過，這樣，我們的目的就達了。

一個市董事說，與其稱「不決會」，不如將他們的會名顛倒轉來，稱「決自會」，老實不客氣說，我們除了為自己，又決他做甚麼呢？兩派爭論了好久，照例有第三者出來道：「兩個名稱，都很新鮮，但未免露骨，不如稱「自決協會」，有了我的「協」就顯見他們的不協了。這個主張一發表，大家都鼓掌贊成。第二就討論到了會長問題。有人主張就請縣知事做會長；這一說，通不過。又有人主張，請一個



當地著名紳士出來，這一說，因為全縣舉人和候補縣丞等，沒有第二個像徐世楷般的歸班進士。研究的結果，決定會長不論資格，由會員自由選舉，外添幾個顧問，顧問的資格分兩種：一是著名訟師，二是著名流氓；他們將這兩種人認作文丞武尉，要制勝自決會，全在這兩種人身上。資格決定了，陸老虎在第二項中居然首先入選。聘書到來，金老正在茶館吃茶，聽得隔座有兩個人閒談。一個說，畢竟是中華民國，做流氓也有出頭之日，陸老虎從此可以立着見縣官，與縣官並起並坐了。一個人道：「開賭販私鹽，是陸老虎的專門學，要做顧問也做得，至於地方公事，怕不相宜。」

金老聽得兩個的話，湊到那桌上，去問，知道了底細，猛可的向外便跑，却又忽忽地還來，付了自己的茶錢。金老也是個紳士，他到茶館裏吃茶，茶錢是別人代給的多，因此他在茶館中，打出了一個例。每天泡上茶來，他暗暗將五個銅元掩在茶壺底裏，如遇有人代還了鈔，茶博士將壺底裏的銅元藏着，待下次還他，沒有人會鈔時，博士也就收了。這一個例，在金老算是極斟酌適中的了。徐世楷到茶館裏時，却另有一個精明辦法。他先和茶博士說明了，有人代還鈔時，儘由他們還，一碗茶還十次八次鈔也好，茶館扣除了一次，餘下來的，記在賬上，到每月底由世楷自己來結算，大約除吃白茶不計外，世楷還可每月收回三五千文，這是做大紳士的特別權利，那些替他還鈔的，明知如此，也只當作朝晚燒一陌紙錠。

金老這一跑，直到徐世楷家裏。徐世楷正在裏面和夫人同兩個女眷打牌，手裏止抓着一副大牌，聽得金老來了，不肯立起來，叫娘姨送茶煙出去。金老跑了一頭汗，老等不見徐世楷出來，將屏門揸得震天價響，嘴裏嚷道：這是甚麼時候，還有餘暇打牌，「猶請君王獵一回」，可見亡國之君，都由內寵呢。徐世楷知道金老瘋氣病發了，丟着牌要走，却給夫人和兩個女眷抓住，說道：「老頭兒上門來開口罵人，我們一同出去，要問他個『誰是內寵』。」

諸君感覺軍閥專橫之痛苦麼？

諸君感覺列強侵略之痛苦麼？

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有睡獅之綽號麼？

不可不看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全民革命，實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

## 醒獅週報

！本報出版將近兩年本期（七十

三號）特出「青年問題專號」目錄如下

弁言……………曾琦

青年的政治運動與讀書運動……………民生

青年七種人生觀之改造……………邵爽秋

與奮鬥人生觀之建設……………邵爽秋

法蘭西青年之政治運動……………張子柱

我們青年的使命與工作……………陳啓天

青年奮鬥歌……………邵爽秋

安福系與研究系兩策士……………曾琦

橫死改給與青年之教訓……………曾琦

秀才造反論……………民生

（發行所）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

（定價）每期大洋二分全年一二角另贈國家主義演講集一冊

本報第一年彙刊再版已出定價二元郵票在內





## 三位姑奶奶

心冷

曹太太七點鐘就起來了。剛披有衣服下床。瞧見小丫頭春蘭推進來。便叫道。「去打臉水。順便叫梳頭的來。」春蘭將袖管擦着眼睛。一面向桌子底下。拿着銅壺。一面答道。「梳頭的現在還沒有起來呢。」曹太太扣着紐子道。「小鬼。你忘記啦。昨天晚上叫你關照的。又忘記了。今天是老爺生日。要起早。怎麼隔夜的話就忘記了。非挨打不可。快去叫。」春蘭剛要出房門。曹太太又問。「今天三位姑奶奶全要回來住。房間收拾出來沒有。大概又忘記了。」春蘭道。「收拾了。」說着跑到廚房裏去舀水。曹太太還是「小鬼。小鬼。」的咕嘟着。

一會兒梳頭的來了。在梳粧台前替曹太太梳頭。只見伊坐在鏡子面前。不住的用手在額上摸着。似乎很想那一條條的皺痕抹平了。伊正在獨自回想着妙齡時候的往事。一偏偏被那不知趣的梳頭的打斷了伊的思潮。梳頭的不住的問。「太太。今天梳什麼頭。」曹太太道。「今天梳橫S頭吧。」梳頭的忍住了笑道。「太太的頭髮太少了。梳橫S頭不好看。還是鮑魚頭吧。」曹太太從鏡子裏早瞧見梳頭的在那裏笑。便氣憤憤的道。「隨便。隨便。偏偏我梳不成橫S頭。」

曹太太一個頭梳了一個鐘頭。正忙亂着找髮花帶。忽然春蘭在窗外嚷道。「二姑奶奶回來咧。」說着。二姑奶奶早走進房來。笑着道。「媽。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早。」曹太太一面插着一朵粉紅花。說道。「今天客人也

許來得早。我也只得起個早。唷。你這件衣服倒漂亮咧。」二姑奶奶停了半晌纔說。「這是新近做的爸爸呢。」曹太太努了努嘴。伸了伸小指頭。二姑奶奶道。「那麼我到姨娘那邊去看爸爸吧。」

曹太太四十五歲年紀。會生過三位小姐。總算都嫁出去了。伊也總算掉了。一樁心事。只是一件不如意事。曹老爺在兩年前又弄了個姨太太。可是伊因為自己肚子不爭氣。不曾養過半個男孩子。也不便一定不許老爺討小。無可奈何。只得拚着化粧品。打扮得和年輕人一般。和姨太太賽一賽。

曹老爺的五十大慶。除了三位姑奶奶之外。又是什麼舅老爺。表少爺。本家的二姑奶奶五小姐。姨太太的小姊妹還有曹老爺的朋友。足足有五六十個人。自午至晚。直熱鬧了大半天。

晚上。客都散了。三位姑奶奶聚在一處。纔談到家常的話來。伊們姊妹三個。平時各人有家務。累着。誰也沒有閒功夫談談。難得在一處。自然格外的話多。

二姑奶奶先開口道。「大姊姊。你是福氣。姐夫是個博士。你做博士太太夠多麼體面。」大姑奶奶歎了口氣道。「好妹子。別再說啦。我只怪我當初不會生眼睛。其實像妹夫那樣的。倒也好過日子。偏偏我自己揀來揀去。



一定要揀一個博士說起他。咳。真氣的死人。」三姑奶奶推着伊道：「怎麼全惹氣呢？」大姑奶奶道：「起初結婚的時候。倒還不覺得怎麼樣。後來他總樣樣事都嫌我。動不動總說你瞧外國的女人多麼活潑伶俐。討人歡喜。那裏像你這樣的呆頭呆腦的。我同他鬧鬧。他索性整天的不回家。我一氣他好出去。我爲什麼不好出去。偏偏到了外面會瞧見他同那些不要臉的女人。撲着抱着跳舞。你想我心裏氣不氣呢？」三姑奶奶道：「你親眼看見的？」大姑奶奶道：「怎麼可是我親眼在卡爾登看見的。我後來同他講講。他說是這種事情在外國算了。怎麼一回子事。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你這樣不開眼的人。」二姑奶奶道：「那麼你就這麼儘他說嗎？」大姑奶奶道：「那有什麼法子想？」

二姑奶奶道：「大姊。我們真是同病相憐了。你沒有知道他那種古怪脾氣了。人家說是開了兩月錢莊。一年也賺上三萬兩萬的手頭總好鬆些了。那裏知道他看錢比命還重。要問他拿幾個錢。比要債還難。你催得他急了。他就說做生意人的錢是心血換來的。不要看是幾十塊錢。多存一天。多一天的拆息咧。就像身上這身衣服。我原說爸爸大生日。也得做件衣服穿穿。並不是我要打扮。親戚朋友來來往往的。過於難看了。也丟臉。接連同他說了好幾遍。看他樣子還是捨不得拿出來。前天我餓了一天。沒吃飯。也沒有起床。他看得急了。纔摸出錢來趕做起來的。大姊。我看還是三妹妹舒服些。」

三姑奶奶笑道：「比較起來呢。的確是我比姊姊們好些。不過有一樣。他別的事情不做。偏偏要吃那報館飯。每天晚上。總得到兩三點鐘纔回家。我要不等吧。傭人們白大要做事。那裏能天天的熬夜深。所以每天雖然到十一點鐘睡了。總是提心吊胆的。不敢睡着。後來也慣了。只要睡到兩

鐘就醒了。等他回家。平常還不覺得怎麼。倒是冬天冷得緊。他在風頭裏回家也冷。我從熱被窩裏鑽出來開門也受不了。而且他欠的筆債實在不少。雖然三四點鐘睡。可是上半天十點鐘就起來了。看看報。歇歇。吃過飯。就提起筆來做稿子。而且他還有個怪脾氣。非我坐在他旁邊。他寫不出來。寫寫想想。對我望望。一副書獃子的樣子。叫他歇歇又不肯。只有到禮拜天。一同出去玩玩。其實我並不歡喜玩。我恐怕他的腦筋用得太多。也只得陪着他。本來我也想上姊姊那裏走走。白天要坐在他旁邊陪他。晚上又走不開。簡直是受了無期徒刑了。

大姑奶奶道：「三妹子。到底你們還有點趣味呢。報館飯是好改行的呀。」二姑奶奶道：「那裏又像他那樣的天生的小器。」

伊們姊妹正說着。曹太太走了進來。伊只聽得了一句語尾。便笑道：「你們要麼不回來。一回來。就是說姑爺不好。少年夫妻吵吵鬧鬧。總有的。不要認真。」曹太太正說着。恰巧曹老爺從姨太太房裏過來。輕輕地站着。曹太太背後道：「你呢。」

(完)

